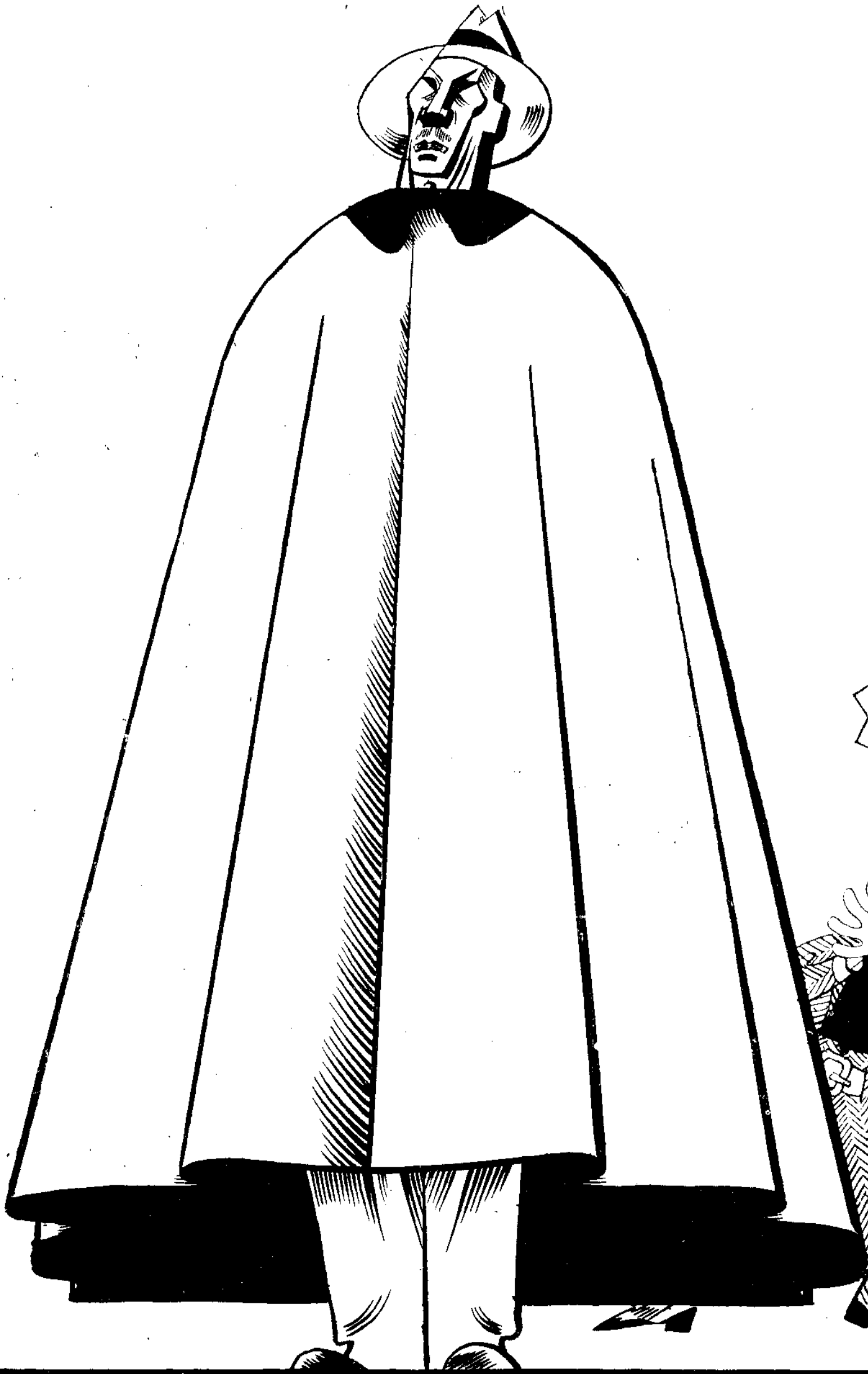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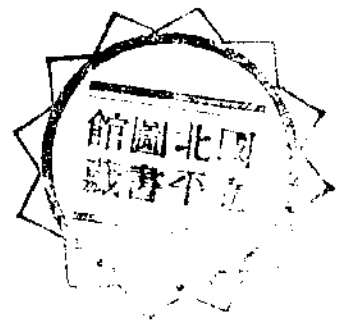


十
九
期

十日談



追隨者



SHXWP

D E C A M E R O N

NO. 1

時代印刷廠廣告

本廠專接單色雙色三色四色影寫版三色銅版鉛印等各種印刷交貨迅速一經承印決不誤期
各界如有各種印刷品請電話五〇八六三號當能滿意

廠址平涼路二十一號

第一出版社成立廣告

本社自即日起宣告成立專營出版事業用以宣揚文化輔翼教育促社會之演進助國家之建設際此世界文化高速進展一日千里日新月盛之時出版事業突飛猛進五光十色絢爛奪目之境非各盡所能各取所長不足以言文化是則第一出版社者蓋吾人以第一步之努力為第一流之出版也草創伊始壯志凌天尚祈海內識者不以狂妄目之

第一出版社謹啓

地址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電話五三三〇三號

本刊啓事

本刊自十五期起，不再由時代圖書公司代理發行事務，另行委託第一出版社繼續代理發行事務，凡關於發行上之一切事項，即希向該社接洽可也。

本社社址，因原有房屋不敷應用，即日遷至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照常辦公。凡投稿事宜逕寄本社編輯處。如關於批發定閱等，則請向第一出版社接洽。

十日談旬刊社啓

十日談

開灤煤礦工潮

開灤唐山唐各莊林西馬家溝四礦工人罷工，最初，資方態度，極為強硬，并且聲言該礦存煤甚多，足供六月傾銷，最好工人罷工六個月，可以省工資百萬元。因之工人有拆毀開灤至北平之鐵道，以阻運煤之說。官方雖已擬定調和之辦法，但未為雙方所接受。至三十夜與工會代表直接談判。工會代表允懲辦開槍警察，撫卹傷亡工人，及恢復工會三項，作另一部問題向省方直接交涉。對礦公司的條件為恢復失業工人工作；取消小包工制由工會指定相當人改組小包工接辦；發給二十二年度花紅；罷工期內工資照付。等四項，均經資方接受，而告解決。此項罷工自十四日至三十一日止計十七日，資方總損失約二十餘萬，存煤少銷三十萬噸，故忍痛接受云。而中央黨部，則電河北省黨部調回開灤礦區黨務工作人員，以免引起國際交涉，暫停工會活動，以便工潮易於解決，省黨部乃調礦區指導員許開天返平。幸而工潮是在三十解決了，工方得到勝利的樣子，中央黨部的指令早去幾日，或英國的總辦工程師再忍耐幾日，這事一定是另外一種結果了，這一次的勝利，直是開灤工人的幸運。

統稅局發覺舞弊

蘇浙皖區統稅局於二十二年度舉行年底結束稅款時，忽發覺科員鄧大榮舞弊，侵佔達八萬餘金之鉅，以致局長自請處分督察不周之罪。稅收吏的舞弊，是頂容易犯的毛病，但查察則最不易，此鄧大榮者，蓋笨賊耳，故他的犯罪，得被查出發覺也。平常各種稅收機關，在賬冊上總是清清爽爽的，但舞弊是不在賬冊上的，所以永無發覺之期，如收稅款不給收條，便能毫無對證，其他或有妙法，要不外在此活動耳。但此等弊病的取締，是極不容易的，故大都視若無睹也。鄧大榮誠大膽，敢在有可查核的賬冊上舞弊，真是該死。不過這也是中國之一進步

，舞弊案居然也有得舉發嚴究了，中國是向上的。

請訂制裁奸商條例

上海市擬製國貨工廠聯合會呈文財政部，請訂制裁奸商條例，因奸商用外貨冒充國貨，改頭換面，貶價傾銷，致令真國貨之營業，受其妨害，而予敵人以大利。今年是提倡國貨的年頭，此類奸商，一定能夠虎作倀，大為提倡國貨之害，所以要求設立專法以取締之，實在不錯的。前年愛國志士以炸彈威嚇奸商，已被處了十二年的徒刑，而且各團體的懇請特赦，也未見下文，故羣衆同心的社會制裁，已不可靠，因之機關會只能想請政府專立法以保護國產了。

非僑拒絕募捐

上海市商會接非律濱里拉中華商會函，該處華僑。已於十二月五日開會議決，一律停止捐款，請國人勿再赴募募捐，以免勞徒。此事原因，當然因世界商業不景氣，華僑事業，也營艱難，自然有不能長長挖腰包的豪舉，以自取覆亡。一方面則國內歷次所募在外僑胞之捐款，從未有詳細報告以及作為正當之支用，而且對於在外之僑商，一無援助。所以這些冤枉錢，自以不化為是，這是華僑年來受了許多教訓的覺悟，也是他們的進步。

減租運動的分野

上海特區減低房租運動，於一二八行總動員，閩北也有減租運動的發起，其後有種種集會，種種議決，且定減租具體標準，如二十二年至二十年所造者以九折付租，十九年至十七年所造者以七折付租等，頗有勇鬥之決心。而市商會覆市民聯合會，則以為應求房主房客兼顧並顧之道，如何辦理，應由市府主持，此理甚是，而市商會之不贊成此舉，則已具言雙方有契約關係，已屬顯然，此因市商會所代表者是房主一面，故不得如此不說，而推交市政府去辦，則因政治常支配於有財人手中，亦一大好脫壳之計也。但

上海房租之貴，甲於天下，的確減低的必要，因其利太厚，而經營者多獲非法之利，而上海地產業畸形之發展，均係此故，在此不景氣時期中，如不減租，一切均受牽制，而將促成市面之衰頹，也是意中事，市商會何不細思量之。

濟南有七仙飛劍

濟南統稅管理所徐鐵珊，收到七仙飛劍復與國貨除奸團的信，要求收回增加統稅成命，否則持劍取頭，措詞異常激烈。但增稅是財部之權，收稅不過一種執行機關，無力取消或改變的，此等七仙飛劍，似未明白此理，而作胡鬧，大是可憐。不過他們的心目中，以為收稅款的人，就有權力收或免收，故作此威嚇之言，而使得他們一發惡人不得不出之此途的，是更可憐而且又是可怕的。

一個預測

據報載：行政院一四五次會議通過要案：(一)青海西區屯墾督辦着即取消，(二)孫殿英着免去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兼職。本來，孫殿英只不過是一個目不識丁的軍閥而已，怎能夠當得起這重大的責任呢？況且，當時中央為體恤該軍起見才給與他這個掛牌式的名稱，不料孫氏竟不識抬舉地在這「十年教訓十年生聚」中同室操戈，於是中央便忍無可忍的把這個好聽的名詞撤掉了，這是應該的，徒有名而無其實的名稱，留他何用，還是早些撤掉為妙。

但是，我們恐怕不久的將來，或許孫氏能夠痛改前非再歸服中央呢。那麼，中央又將本和平之手段而取消前議，亦未可知。看喪權辱國反覆無常的湯老總便是一個好例子了，何況是家常便飯自己人練習戰術的小玩意兒呢？不過國家紀綱，如此這般，豈非蕩然無存了嗎？要處置的，自得從速處置，出爾反爾的辦法，實在無以見中央威信之所在，而使疆吏的驕縱益加不可收拾。

(英投稿)

目錄

封面——追隨圖——淺子	十日談——開灤煤礦工潮——統稅局發覺舞弊——請訂制裁奸商條例——非僑拒絕募捐——濟南有七仙飛劍——一個預測
離心運動之發展——天南	開話三章——無名
斯拉夫夫人之曙——秋園	文化反共與社會制裁會——迭
四中宴會——曾迭	海上的人——吳家盛
姑妄言之——了平	記辜鴻銘——曾子曰
一生一死——易名	兩個文壇少將——前轍
我們湖南——大哉	鄉居雜記——傅敬嘉
獄中記——許欽文	松江通訊——何家順
電影女人與大腿——葉袖音	梅博士出演——雲朝
為胡蝶不平——王家楫譯	陸氏血案——曾迭
論指誤——	

定價	
全年三十六冊連郵	三元四角
國內	五角
香港	六角
澳門	六角
國外	六角
半年十八冊連郵	二元
國內	一元二角
香港	一元四角
澳門	一元四角
國外	一元四角

日本朝鮮台灣照國內計算

廣告價目

甲種 每方寸洋一元五角

乙種 每方寸洋一元二角

丙種 每方寸洋一元

離心運動之展擴

天南

我們曾經指過中國領土屏藩的離心運動，而這一種趨勢，又日有展開擴大之勢，近日內蒙代表既不接受中央的自治條例，頗呈有難解之狀，而西電傳來，又有南疆喀什噶爾獨立，昌言驅逐漢人之訊，我們環顧四周，不禁喟感無量。

南新警耗，尙未見詳確之報道可以明瞭事變內容的真相，但回漢之間的不能融洽，有政權之爭，似難否定。且自俄國土西鐵道成後，該地已成英俄對抗之局，一方面日人又野心巨測，有向中國邊境包圍之勢，則此種變亂之策動，恐不免大有陰謀家從中促發的。西藏自達賴死後，英人雖忙於對付印度，但看中國的昏憤糊塗，似不能不收天賜之惠，故其作更進一步的策動，亦自在意中。至於蘇俄，正備與日本決勝負之際，在後防方面，自然也要有相當整頓，而日人之赴新者，亦曾見諸報載，此次之變，若有蜘蛛馬絲之可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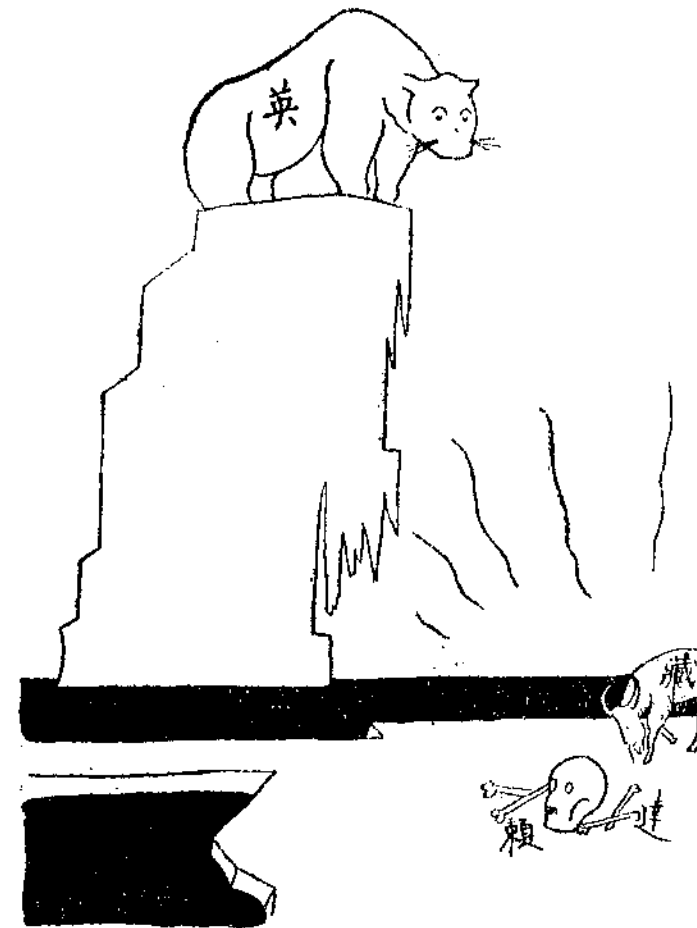
但要而言之，則中國之藩籬盡撤耳。供人宰割自必先去其枝葉，中國的將爲俎上肉，誰能否之。於此，我們須有一種認識，不努力無以圖存，現在是中國危急存亡之秋。這原是老生常談，可是知道此種危險的人，似並不多。即以膺寄重任的當路大官來說，也是大都忙於對內，不知中國現在的危險。這雖也得歸罪於他們早年未受教育，不知中國史地，故不知我國古來的光榮歷史，也不知我國現在領土之大小，所以邊疆有事，視若無視，因爲心中以爲並非國土，故能漠不關心焉。

接收榆關交涉

自從日人佔據山海關以來，已近一年，而進行接收交涉，也已經二三個月了，屢次報載，都說即將有具體辦法，日方已允交還，而事實上，仍是不死不活之僵局，由此即可窺見北方的情形，是怎樣支配於日人的。彼身當交涉之衝的殷陶陶尙銘等人，也不過秉承北平當局的主旨，即作相機之折衝耳。自通車通郵開闢以來，這一方面的變代迄無進展，由此可見日人之欲以此爲要挾也。并且山海關的大關額「天下第一關」五字，已被日人盜往東京，而此後的關，一定也不過是徒具虛名的，即使要想多收一點捐稅，恐怕還是不爲能的。就是這空無所有的關城，也還得在彼日人支配之下，嗚呼此種交涉，以及造成此種交涉者！



不過我們也不能單獨責備負責的人，還有一般國民的不負責任，也是無可逃免的罪愆。此種離心運動之造成，大有他們的幫助，他們大家作離心運動，不團結一致，以致影響到全部政治，成爲分崩離析的開端。固然外患即各帝國主義的侵略，是更大的原因，但不抵抗他們的侵略而甘受壓迫，不自強圖存，便是自己不好了。一切罪孽，均由自作。



紅佈告

每一個官上任，衙門的門口，總是貼上一張紅佈告，敘述他受了上官某某的委任來的。爲什麼這一張佈告一定要用紅紙？用白紙黃紙都不可以嗎？這倒是很足令人費解的。根據中國的習俗，「紅」是喜慶的表示；像生了小孩要吃紅蛋，結婚要掛紅燈，送喜禮要用紅紙包；等等。是則紅佈告也者，當然是喜慶的表示了。可是上任做官，有什麼喜慶可言，做官不是苦事情嗎（無政府黨景梅九先生，頭上戴了無政府的帽子，而自已卻做着國會議員。曹錕選的時候，他也去投票的。第二天，他在他的主編的無政府黨的機關報「國風日報」上強辯着，說是做大總統是一件苦事，所以他選舉大總統，一定要選他的冤家，令其吃些苦頭。因爲他沒有冤家，所以找了一張白紙的廢票。）？那做官有什麼喜慶可言！或者，代爲民衆們慶祝，得了賢明的長官了吧！或是，他在爲自己慶祝，看了刮地皮之機會了吧！

福壽膏

普通把鴉片稱爲「福壽膏」，說吸鴉片是睡了吸的，是一種有福氣的表示；還有，做官和做軍閥的人，他們大都是吸鴉片的，所以他們大都也愛吸鴉片。是的，一個人一天到晚的睡，不要自己勞動，甚至吃東西也要睡了吃，這真是有福氣的表示啊。可是，吸了鴉片，就得變形輪而，而且還要縮短壽命，那麼，吸鴉片的人，福壽是安，壽則未見得也。然則，稱爲「福壽膏」者，未免有些不太妥當矣。我以爲改名「福壽膏」，似乎較妥當些；因爲吸了鴉片，要縮短壽命，則等於壽命在杯子裏，杯子碎了轉來而失掉也。

閒話三章 無名小卒

言行錄

只要你是名人，即使是一字不識，你也有出「言行錄」的資格；因爲，在道勢利的社會中，只要你富有財勢，即使你放了一個臭屁，人家自會來當作聞聲之氣而狂嗅不已的；反之，你是一個窮光蛋，你雖然發着名言哲理，但是不會有人理會的。可是，名人的言行錄，大都是一種騙人的假話，他口裏儘說着仁義道德，而他的行爲，往往是貪污殘酷，所以他的「言行錄」，最好改爲「言行不符錄」，似乎較妥當。我記得五四運動的時候，戴季陶主編的星期評論上有一篇好文章，題目我可忘記了，而作者記得是孫少侯，他竟真心發現，大講真心話，敘述他過去的種種劣跡，像什麼幫助袁世凱籌備皇帝之類。如果有一位名人，他也能用這位孫先生的光明態度，寫一部言行錄（自己不會寫請秘書之類代寫也可以），敘述他如何如何辦法，馬屁是如何拍法，地皮是如何刮法，國土是如何賣法，我想這檔一部書，無論如何比了他那言行不符的東西要有價值一千倍！

紅佈告

每一個官上任，衙門的門口，總是貼上一張紅佈告，敘述他受了上官某某的委任來的。爲什麼這一張佈告一定要用紅紙？用白紙黃紙都不可以嗎？這倒是很足令人費解的。根據中國的習俗，「紅」是喜慶的表示；像生了小孩要吃紅蛋，結婚要掛紅燈，送喜禮要用紅紙包；等等。是則紅佈告也者，當然是喜慶的表示了。可是上任做官，有什麼喜慶可言，做官不是苦事情嗎（無政府黨景梅九先生，頭上戴了無政府的帽子，而自已卻做着國會議員。曹錕選的時候，他也去投票的。第二天，他在他的主編的無政府黨的機關報「國風日報」上強辯着，說是做大總統是一件苦事，所以他選舉大總統，一定要選他的冤家，令其吃些苦頭。因爲他沒有冤家，所以找了一張白紙的廢票。）？那做官有什麼喜慶可言！或者，代爲民衆們慶祝，得了賢明的長官了吧！或是，他在爲自己慶祝，看了刮地皮之機會了吧！

福壽膏

普通把鴉片稱爲「福壽膏」，說吸鴉片是睡了吸的，是一種有福氣的表示；還有，做官和做軍閥的人，他們大都是吸鴉片的，所以他們大都也愛吸鴉片。是的，一個人一天到晚的睡，不要自己勞動，甚至吃東西也要睡了吃，這真是有福氣的表示啊。可是，吸了鴉片，就得變形輪而，而且還要縮短壽命，那麼，吸鴉片的人，福壽是安，壽則未見得也。然則，稱爲「福壽膏」者，未免有些不太妥當矣。我以爲改名「福壽膏」，似乎較妥當些；因爲吸了鴉片，要縮短壽命，則等於壽命在杯子裏，杯子碎了轉來而失掉也。

斯拉夫夫人之曙

秋園

假使十九世紀是議會政治的時代，那末二十世紀是可以被稱為反議會政治的時代的。在十九世紀的後期，議會政治的風尚，極為流行，除了有歷史背景的英國，美國，或者法國；世界各國都做着「一種多少是英美式的議會政治」。就是在英美，雖則他們的議會政治有他們歷史的背景；但這也是在十九世紀的後期，他們的議會政治有了全盛的發展。

可是到了今日，這種議會政治的風氣好像也跟了歐戰成爲一種歷史的陳跡。不用說別國；就是在有深長的歷史背景的英國，自麥唐納創立所謂「國民政府」集各黨的領袖於一個共同政府之下以來，已自己毀棄了他所有的傳統制度。在美國，自羅斯福就任總統以來，國會也變了總統的御用機關，他自己毀棄了美國的傳統所謂「壓制與均衡」的制度。

旁的更無容說了。現在歐洲所盛行的不是議會政治却是獨裁政治。意大利，德國，奧國，波蘭等都實行着一種獨裁。當然還有那維維埃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事實上，這是蘇聯最先舉起獨裁的旗幟，毀棄了俄國在沙皇時代正想實行的議會政治。

十月革命的結果，負有歷史的使命的共產黨是創造歷史的。這第一，自然是實着無階級專政的政治，同時更須爲了實行無階級專政的政治創造一種新的政制——這政制就是所謂「蘇維埃」。此外，當然還得要一種新的經濟生活；於是廢止了私有財產，實行有一種共產制度——實着後來被認爲一種觀念錯誤的共產制度。

沒有列寧，怕十月革命也不會成功。列寧曉得羣衆的心理，他宣佈了停止戰爭，他宣佈了「耕者有其田」，於是政權就從克羅斯基那一派的社會民主主義，移轉到列寧。於是列寧創造了歷史。

列寧改變了馬斯克主義，從一個多少還滯留在封建主義，以及還有原始的狩獵的游牧的社會，他轉變到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他確立了無階級專政，代表無階級的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他鄙棄一切「德謨克拉西」——即使就是所謂「社會的德謨克拉西」。他建立了一種新的社會，一種新的觀念，一種新的政治，一種新的經濟秩序。他曉得他所走的路。一個民族經濟極為落後的國家，不能一轉眼就變爲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耕者有其田」和私有財產的廢止，僅是一種政治的資本，並不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建設。這些，他都曉得，但是他却做了，因爲列寧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Great Realist，他曉得只有這樣做，這是現實所要求的。然而列寧的偉大，却在於他的適應。爲了革命的熱情而不得不施行的所謂「戰時共產」War Communism，是破壞的，不是建設的。這是一個舊秩序的破壞，不是一個新秩序的建設。他曉得，於是我們看見有以後的「新經濟政策」N.E.P.，不得不在某種場合下，確認私有財產，以爲社會主義建設的初階。

可是列寧的偉大還在乎他的識人。不幸的這位偉大的人物，沒有自己看到社會主義的建設，便在一九二三年的一個冬天與世長辭了。他識得人，他不信任任何人，他只識得史太林，他只相信史太林。這也就是列寧的偉大。

在共產黨的歷史裏，史太林雖則也曾放逐過西比利亞，可是他的地位遠沒有像李雷，李哥夫，托爾斯基，或是布哈林。在黨的歷史上，他是比較的一位不甚重要的人物。然而列寧不相信別人，只相信史太林，列寧並且稱他爲鋼人 Steel Man——Stalin。這種識人是值得佩服的。

列寧做了一半早死了。繼續列寧的是史太林。當列寧死的時候，雖則已多少消滅了外患與內戰；然而革命後的組織還沒有完成。史太林言各民族自決。基于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須有一種民族的國際組織；這結果是現在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列寧使十月革命成功；史太林却將十月革命後的零亂的局面組織成整個。

列寧雖則不相信別個，只相信史太林，可是史太林，却沒有一個人可以使他相信。他將托爾斯基以及謝諾維夫放逐到外國。他又子李哥夫以及布哈林以警告，最後且開除了布哈林的黨籍。這並不是史太林對於他們有什麼私人的嫉怨，却是政策的不同。像列寧一樣，史太林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認爲最要緊的是現實的握住。他沒有像托爾斯基那樣狂妄，他不主張立刻實現世界革命，他不主張西進。史太林要從事於蘇聯本身的經濟建設，他要將一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轉變到一個極工業化的國家，即使就是農業也得社會主義化。他相信現在已經到了可以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的時間，於是毅然決然實行了五年計劃，雖有布哈林等右派的反對。終竟勝利是史太林的。他放逐了托爾斯基，他開除了布哈林的黨籍。史太林不但創造了確定了一種「蘇維埃」政治組織的體系，並且還確立了一種「蘇維埃」經濟的秩序。五年計劃的意外成功，已是這種「蘇維埃」經濟秩序確立的明徵。

蘇聯的組織，與「五年計劃」的施行，是歷史上劃時代的兩件記錄。這勞跡都是史太林的。五年計劃施行的結果，不但將一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轉變到極工業化，同時是社會主義化的國家，並且還將幼稚的農業，從手工業小農場改變到機械化社會主義化的集體農場。

只要看一看自十一月革命以來，尤其是從列寧死後，在史太林的掌握下，不要看別的，如史太林格勒的汽車場等等，我們單說這一些：（一）烏拉爾山區重工業的發展，（二）土西鐵路的路敷設，（三）高加索油田的開發，（四）烏克蘭集體農場的發展，（五）但尼茲世界最偉大的水力發電所的设置，（六）蘇聯碎冰船橫越北冰洋的壯舉，（七）蘇聯探空的驚人的成績等等，已使一個向來在世界上默默無聞的俄國，變爲一個最前進的國家。這勞跡是史太林的。我們不能不這樣確信着。

這是在史太林，握住現實的史太林治下，我們看見有美國對蘇聯的外交的承認。狂妄的革命者，他們的能力僅在於舊秩序的破壞，却不能爲新秩序的建設；蘇聯的共產黨人多熱情的革命家，却很少冷靜的建設家。只有在一個冷靜的建設家的手里，革命才會成功——因爲革命不單是破壞的；並且同時還是建設的。在蘇聯完成看這建設的革命的使命的，不是別個，却是史太林。

列寧激動了無階級的革命，史太林在完成着列寧所未做的。雖則他們標榜着無階級專政，但他們的外形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却並沒有兩樣。他們中所僅有一點差異，僅僅乎一個是標榜着無階級，一個却並沒有標榜無階級；他們都是一樣的，因爲他們都是「民族主義者」。

民族主義者是要爲「祖國」爭光榮的；因此，我們看見有蘇聯對日本的備戰熱。美俄外交關係的回復，也多少是基于這種軍事的安全。然而蘇聯是一個新的組織，她有新興的工業，她有嚴密的組織，還有，她有處女的土地，在歷史上不曾出過什麼風頭的斯拉夫夫人的俄國，現在却正是他們的黎明，斯拉夫夫人之曙。

文化反共與社會制裁

曾迭

中央社一月廿五日南京電：「市民慶祝四中全會暨歡迎蔣委員長勳匪逆凱旋大會，決二十六日晨十時在公體育場舉行……各界贈旗「安內攘外」綵旗已製就……」。又電：「蔣委員長以全會已閉幕，肅清殘逆平定匪區，仍賴其親臨主持，二十六日出席市歡迎大會後，一二日內即赴前方。」京市各界所贈送蔣委員長的綵旗，雖然有安內攘外的相對的詞句，但從蔣委員長的行蹤上推測，現在似乎還非攘外的時候，而所謂安內，也就是以剿匪為先。

國民黨對於反共的努力，是值得注意的，在軍事上則共節節勝利之後，今年，文化上的反共，也顯得非常的熱鬧，事關安內，我們自然應該介紹一下：

陳果夫等所發起的中國文化協進會的宣言：

由於時代演進，文化與政治及經濟之關係，乃益不可分離。政治經濟固為文化之推動機，而文化亦為政治經濟之孕育者。且就另一意義言之，政治經濟有推動文化之力，而文化則尤能決定未來政治經濟之形式，往往有文化領導於數百年前，而政治經濟形式，始告完成者，有文化發生於甲地，而乙地之政治經濟，亦受其支配者。如盧梭之天賦人權論，馬克思之資本論，均於異時異國，發其光輝，即其最顯之例。故優越文化之感化力，較諸政治經濟之征服力，尤為偉大。如新興之蘇維埃俄羅斯，法西斯意大利，乃至德意志土耳其等國，均於政治經濟轉換形式之際，從事文化之推陳出新，即係基於此種認識也。我中山先生於努力政治經濟革命之同時，亦竭力提倡文化革命，亦無非欲使三民主義之文化，能與三民主義之政治經濟，互相推動，而完成一政治經濟文化三者合一之最高階段的革命耳。惟年來國民黨執政以來，過於重視政治經濟，而忽略文化，以致政治經濟之改造，不能與文化之改造相應，封建的文化，既依然保守其固陋之巢壘，以繁華之普羅的文化，復乘隙侵入，乃形成一唯實主義之局勢焉。雖然，不有文化之革命，何以能促政治經濟革命之成功，文化運動者不有聯合之戰線，何以應付文化之競爭。吾人既深感於封建文化普羅文化之足以破壞三民主義之政治經濟的革命，復具組成革命的文化戰線之志願，則吾人固不得不爰釋愛護引組織三民主義之文化戰線為己任。此即中國文化協進會之所由發起也。

上海市黨政領袖新開界，文化界席上，潘公展的演說：

(甲) 關於新聞界的

報紙影響政治社會，愈趨愈為重大，上海報紙發達，甲於全國，其影響範圍尤廣。當此中央討逆勳匪均獲勝利，各報刊載消息態度，皆一致擁護中央，本人代表市黨部表示感謝。唯今後中央仍將專力肅清赤匪，虛偽內憂外患交迫之際，吾人均應一致站在民族的立場上，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嚴厲的展開勳匪運動，在後方之教育上與文化上，尤應排斥赤化宣傳，排絕匪徒一切活動，務盼各報今後慎重軍事政治消息之刊布，更請注意刊布文字之涉及左傾或過激者，凡有鼓吹無產階級革命，變態階級鬥爭文字，宜完全不宜發表。各報如有困難，亦希坦白陳述，俾從此得一同之互助，而達安內攘外之功也。

(乙) 關於文化界的

年來因最初有少數文人，不滿現狀，從事所謂左翼文學運動。一般青年，感於生活苦悶，讀此類作品，每受感染，惡習成風，無意間竟使左翼運動獲得聲勢。其實左翼文學內容，雖自謂為同情工農，以煽惑階級仇恨，但真正工農多為文盲，實無此作品之機會，而愛好此類作品者，仍不過係小有產之青年學生。殊不知我等眼首要工作在於民族解放，文化亦應站在民族的立場，蓋後發望上海文化界，一致排絕赤化宣傳，鼓吹民族團結，倘而後在市黨部範圍所及之內，及在蔣君範圍所及之內，再有不接受而發現不安文字者，則當以為有特使使命論，自應另行制裁。

(三)

中國青年對共大同盟的宣言。(已見上期本刊十二頁)

關於上述的三種文化反共運動，宗旨方面，自然都以反共為出發點，我們除了一致同情之外，沒有話說，不過，手段方面，却是各有不同了。

要是把他們來分析一下——

中國文化協進會的手段是建設的，積極的；上海市黨政領袖與新聞界，文化界的紳士協定是消極的，然而，兩者的手段又同是和平的。至於中國青年對共大同盟的手段却是激烈的，破壞的，而且是注重社會制裁的。

有以中國對共青年大同盟之名義，發布宣言者，目標在肅清我國電影事業中之赤色分子，列舉之點甚為具體，藉知初非實然為之。而所示制裁之方法，則曰：「凡屬赤化者，應由中央黨部，國府軍事委員會，暨各省市黨部政府，請予協助取締云云。藉以此為公開之活動也。共產之為國法黨所不容，與夫共產匪徒濫竽充數之輩，實應國法，則於個人得誅之，吾人將無感於對共同盟組織之產生。願制裁之道，應有必然之程序，若先以宣言警告，而後於不救而誅，然社會的直接行動，猶應居法律制裁之後。申言之，法令不行，則社會制裁可也，法律所不逮，而又為道德或主義所不容，則社會制裁可也。若往日之懲惡好刑，於法無當，而聞者稱快，是其一例。今國家對共黨之活動，不但普通法律，定有明文，更復以特別法令濟其窮。不但普通法庭責無旁貸，更復以特務組織繼其後。然則共同盟對於電影事業中之赤色分子之先務，實非自向主管機關檢舉始耶。

此後，中國青年對共大同盟理事會，就來了一個答覆，他們說明了社會制裁的必要，而同時否定了法律制裁的理論。

中國青年對共大同盟此次對於電影界之宣言，有將「以炸彈之語，實報及民報均曾論及之，實報以與其出超法律之行動，則無審判守法律向主管機關檢舉，自係出於維護法律與秩序之至意。但吾人則以為自貴報之立場固應如此，而疑吾人拋棄炸彈制裁之主張，今則尚非其時，今竊欲假報之餘口，一伸吾青年之微意：

報紙為輿論之代表，輿論所在應為報紙主權之所在，然上海報紙則未足以謂此也。他且不論，即就報共一事，試問上海報紙亦會一度則共之輿論一張目否？又不備未嘗為輿論領袖，少數報紙且有以各種副刊供共宣傳之用，自命為



法西斯蒂！

余忘我作

文化與武力在對峙相對時，文化必然遭挫折與摧殘，所以頂敬的文化，是這隨着槍尖與指揮刀的。今年成時無疑是狗年，文化必然要受統制，法西拍頭萬歲！這不但是預言。

赤化分子之友在，其中對於共匪殺人放火無所不致之暴行，則均視為當然，而獨於吾人炸彈之說，則隱示其服惡超法律行動之意，何其輕重倒置，一至如此，此言青年所不能不認為未盡允當之一。

共匪為患七八年，備江西一省人口已減少六百萬，其為患所以如此之烈，則坐軍事剿匪之後，無政治剿匪文化則匪為之繼；而上海特殊之地位，則尤足為共匪所利用，以製造赤化之分子，源源輸入匪區，國內有此遺毒，則縱有特設之法律，特務之組織，又安能根絕赤化之宣傳，遏止共匪之策動，故實報雖以特設之法律及特務之組織為已足，而吾人則疑其望一漏萬，法律既窮於應付，社會制裁又豈容其已？而和平之社會制裁，如輿論制裁之類，既未能期諸於代表輿論之新聞界，電影界又方為共匪宣傳赤化，吾人今若不準備以較激烈之手段，從事社會之制裁，豈將坐待每一省人口皆減少六百萬，而後追悔此日放任共匪橫行之非計乎？此為吾青年不能接受實報主張之二。

共匪不肅清，將使破產之農村更破產，頹廢之民生更頹廢，深刻之外患更深刻，國家生存既受重大之威脅，民族復興，將成立玄妙之幻夢。願欲肅清共匪，則必自上下協力始，今中央軍方喋血圍剿於前方，而後方之上海社會則麻木不仁，毫無感覺，當此之實報，來自他處有錢人，且自忘其為何國之人民，但令有利可圖，即不惜與共匪合作，舉其例，則電影界之完全成為共匪活動之機關，即是實報及有錢人所持態度，究為何如之態度。吾人既憂國家民族之將亡，復憤彼輩天良之盡泯，又因上海租界係特殊之地位，久成共匪之避過，用特將有激烈手段之準備，然實報望能以最少之犧牲，易最大之效果，倘非電影界有意擴映宣傳赤化之影片，則吾人又安所用其炸彈？故實報有實能代表輿論固應力勸各電影公司之勿再為共匪作偽也。此為吾青年認實報所論未盡允當之三。

總之，則共之成否，事關民族復興之有無希望，今五次圍剿已在積極進展之中，苟欲為一舉肅清之計，則國民亦必有其應盡之義務，吾青年，既懸念共禍不息，足以亡國，則準備炸彈，為不得已時之需，此豈真與社會制裁相反耶？吾青年固望電影界對於吾青年之宣言，而自斂宣傳赤化之魔手，俾吾青年之炸彈，始終不必發出也。

中國青年對共大同盟理事會啟。

中國民族是一個懦弱的民族，中國民族太富有馴良的性格，因此中國民族漸漸地成功一種垂死的民族了。這種習性要是不加痛改，那只有永遠做被壓迫的民族了。

文化反共是今日何等重大的事業，豈是中國文化協進會，上海黨政領袖等那些溫和的手段所能濟事！但是，因為中國文化協進會等的手段是溫和的，於是就合法的，因為中國青年到共大同盟的手段是激烈的，注重社會制裁的，於是，就因為超法律性而受輿論的指謫了，這種由於懦弱，馴伏的習性所造成的偏見，是不合公平的法則的。

中國雖然是一個名義上是法治的國家，其實多的就是超法律性的事實，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就是超越普通刑法的，鴉片公賣和航空公路建設獎券是違犯法令的，塘沽協定，停戰協定是違反民意的，苛捐雜稅是剝奪人民權利的，干涉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是抵觸憲法的，郵電檢查是妨害人民秘密和自由的，這一切一切都是超法律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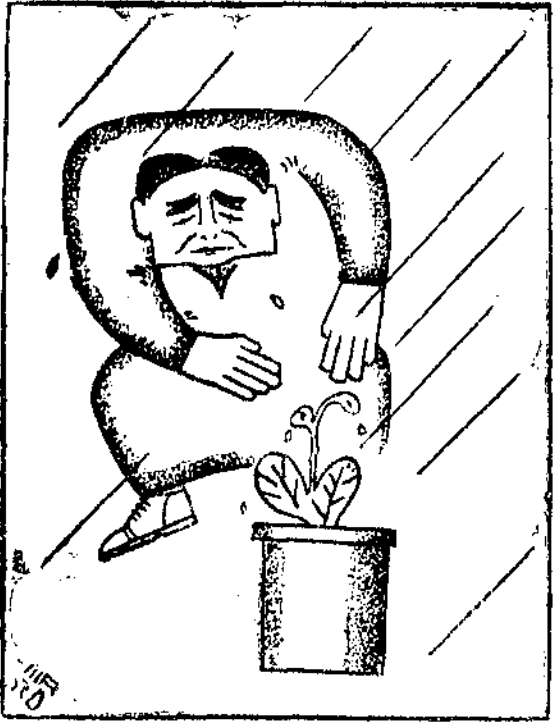
社會上既有這許多超法律性的事實，我們自然只有亦以超法律性的「社會制裁」，去對付他們。

我猜想中國青年到共大同盟的組織一定是龐大的，可惜他們的對象是太欠範圍狹小了，他們是單單限于到共，而且第一砲又只不過對準了幾個電影界的藝人，這與首都的除奸團，將失去東四省的責任，都放在電影明星胡蝶身上，豈不是一的可笑嗎？（張學良入京出席四中全會，並未受該團的警告）

然而，中國青年到共大同盟提倡超法律性的社會制裁的功勳是不可埋沒的。所以我主張全國的青年，應該一致起來，效法中國青年到共大同盟的行動，以超法律性的社會制裁為手段，以「炸彈奉養」及對南京電影檢查委員老爺的「挾其雙目」的精神來「懲處違抗公意，危害國家的」，一切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新舊軍閥，賣國賊，剝削榨取貧民汗血的奸商……。

保護嫩芽圖

胡同光作



四中全會開幕日汪院長致詞中有云：「這一年中，對外對內，艱難危險之狀，不可殫述，可以說是本黨執政以來最困難的時期，亦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危急的時期，困難的發生，原因於最近數十年來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等之落後，遺留後來的現狀，本非一朝一夕之力所能挽回，而在此過程中，固難免有種種困難，於一方面，固然無所不備，在另一方面，亦正固本黨致力於國民革命，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之故，所以方興未艾，如萌芽之始，即受風雨之摧殘，本黨為中國自由平等前途計，亦惟有盡力保持萌芽，使在風雨飄搖之中遂其發達，至於其間之發生，則為中國歷史上農民失業之結果，加以最近數十年來經濟落後，農村崩潰，失業人數，遂以激增，而野心家因以施其權術，謀為自成，誠恐少至六百萬，此等災禍，誠較洪水猛獸為甚，本黨除了努力治標消除災禍之外，還須努力治本，以解決農民失業問題。」

四中宴會

會迭

編者要我做一篇關於四中全會

的稿子。可是我近日正害着很沉重的胃病。我害胃病，已經是第四次了。每一次經過醫生的診斷，總是說：「你身體的構造太不健全了，原氣太薄弱了，所以食而不消，消而不化，發生胃病。」於是，我的飲食要受「審查」，甚至通過我大腸而排洩出來的糞，也要送到微生物檢驗所去「參考」，因此一天到晚，儘是被「審查」「參考」「參考」，「審查」，鬧得昏天黑地，那有空閒的工夫去留心四中全會呢。

然而，因為飲食的受限制，心理上就起了貪吃的反動作用，讀到了報紙上「四中全會」的大字，總是想到——

四時鮮果， 四時春
中西大菜， 或 中華館
滿漢全席， 是 全家福
龍虎大會 會賓樓
等等，我的腦子裏既充滿着被宰割的豬羊，吃喝的場所，而要我留心留心四中全會，也只有吃的部份而已。

這一次四中全會，以報紙所載的電訊計算，可以分析如下：

(一) 汪院長的請客

甲 歡宴全體中委

中央南京廿一日電 行政院汪院長念一日晚在華僑招待所歡宴全體中委，席間歡聚，充滿精神團結空氣，石瑛王世杰定廿二日午歡宴。

乙 歡迎蔣，張，等軍

行政院汪院長，二十三日在官舍宴軍委長蔣中正，中委張學良，經濟會常務委員

宋子文，中央秘書長葉楚傖，財長孔祥熙，運市長吳鐵城，實部長陳公博，訓練總監朱培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湖北省主席張軍，河南主席劉峙，福建主席陳儀三十三軍長商震及王樹常等十餘人，席間共對政局發表意見，至十時始散而散，（二十三日申報專電）

(二) 蔣委員長對請客的重視

蔣委員長是一月二十二日飛到南京的，但是他在二十一日已在預備了。

中央南京廿一日電 蔣委員長電軍委會交際科，囑調查中委住址，返京後亦設法歡宴。

蔣委員長請客的情形是如此，

蔣委員長二十六日晚七時假軍校官邸宴全體中委，到林森，汪精衛，居正，于右任，戴季禮，宋子文，孔祥熙，張學良，陳立夫，葉楚傖，邵元沖，陳公博等數十人，席間歡聚交談歷一小時始散。（二十六日中央社電）

(三) 分列式的請客

中央南京廿五日電 居正，張知本，石瑛，何成濬夏斗寅，及曹浩森，賀耀組，朱培德，唐生智，陳儀等二十五日午在勵志社歡宴全體中委，到數十人，盡歡而散。

(四) 未被注意的請客

石青陽，王陸一，黃炎賑會的請客，除了廿四日的一條電訊外，未見下文，似未被新聞界所注意。

中央南京廿四日電石青陽二十四日晚宴全體中委王陸一二十五日午歡宴，二十五日晚黃炎賑會假勵志社歡宴。

又石瑛，王世杰二十二日午宴，亦未見下文。但石瑛在分列式中亦屬主人之一，而王世杰則否。（參看汪宴會）

五 無名氏的請客

時報南京廿日電 全會念日晨預備會歡會後，全體中委均赴 總理遺囑館，由常務居正主席，領進行禮如儀後，負責人嚴慶，

孔部長因各地中委均將離京，特于二十六日午刻在勵志社請客，原電如后：

南京財長孔祥熙因各地中委均將離京，特於二十六日，在勵志社宴到，時部力下，張學良，陳果夫，張知本，王憲功，陳策，黃旭初，張惠長，崔廣秀，何成濬，夏斗寅，方濟濤，程天放，陳布雷，朱霽青，（二十六日申報專電）

除上述的綜合式，分列式等宴會外，尚有二十四晚蔣委員長請張學良孔祥熙客一次，因係暢談張學良的出處問題，似不算四中宴會。又張學良于二十三日晨七時半抵京，在勵志社，于汪院長來訪之後，謁蔣委員長之前進早餐一次。蔣委員長夫婦，于二十二日二時三十五分到京，在軍校官邸同進餐一次，因均係「例餐」，故雖見電訊，亦不列入四中宴會。

「充滿精神團結空氣」的四中宴會，是各各盡歡而散了。希望各中委不要食而不消，消而不化才好。然而，惟其飽食終日的人，才好無所用心，像我食慾不能滿足的人，自非費數天的心思，以寫四中宴會不可，否則何以交卷給本刊主編者。至于這許多次的宴會中，自以蔣委員長的請客為最盛大，因為有國府主席林森在座，其他則最貴的賓客，也莫過蔣委員長以下的院部會長了。又中委陳公博，曾有因病不能出席之訊，是否也害胃病，本當待考，但但查後仍出席會議及參加宴會，當非病胃。

六 孔部長的善後

孔部長因各地中委均將離京，特于二十六日午刻在勵志社請客，原電如后：

南京財長孔祥熙因各地中委均將離京，特於二十六日，在勵志社宴到，時部力下，張學良，陳果夫，張知本，王憲功，陳策，黃旭初，張惠長，崔廣秀，何成濬，夏斗寅，方濟濤，程天放，陳布雷，朱霽青，（二十六日申報專電）

海上的人

吳家盛

第一段

這兒並不是講神話；說什麼海上有美麗人魚，有什麼「世外桃源」什麼驚天駭地偉大豔聞。我要講的都是很平常很醜陋的火夫水手茶房一類人的生活至於吃西餐的買辦船主……不在此內。

船，誰都做過幾天或月餘客人；不過誰也沒那麼開功夫瞧一瞧船裏而下一級情形；甚至於坐大輪的也整天向官船大餐廳睜了眼發楞，却不向鍋爐房看一看，人類劣根性就在這兒了！普通一艘商船可以分做幾部分人講。一級是船主大副二副船員等，他們薪水高，住的艙都在頂安穩可以睡得美，吃得舒服的，如船中心點所在。一級是買辦賬房管貨錢的；這雖比頭一級差之，但也有很可以睡，吃，吹（大烟）的地方，賭一賭小麻雀也不下於唐餐房。（廣東人呼大餐廳之名）再一級是大車二車大伙二伙以及水手小工之類，除了大車大伙因為責任重大，住吃不下於買辦海員外；其餘的人船上根本沒打算叫他們睡覺吃飯，隨便在船頭船尾，找些空地塞進去了。

這些海上的人，天天的飄蕩着，習慣思想都和陸上有分別的。自然您可以想像他們愛女人，有冒險性會殺人殺人像您看電影看小說那麼 Romantic 有趣！不對！您的想像還是想像而已。

海上的人，實在只有一刹那的快樂，並不像詩人歌頌的美麗。您不必怕海——老太太樓着女兒害怕的大抖的樣子用不到男人身上——海和您並不表示特別憎恨要叫您死；也並不表示特別親愛。海原是自然的鹽水，您賦與牠感情而已，所以身家百萬的在海上可以打哥爾夫，跳舞甚至於「那個」玩，而水手火夫擦車的人，一天到晚累的天昏地黑，吃了睡睡了做，——那一套，却不會流連海上（像電影小說描寫愛海如狂的水兵水手，那全是說謊）。

據說航海的人思想有特徵，比平常陸地人們冒險性大，「賭性」大，特別又多一點神秘迷信念頭。所以航海上有好多避諱的話，說錯了認爲大不「利市」。而保存那黃曆上的「諸事不宜，「利游獵嫁娶上梁」也很厲害。

在海上的人對於家比較看的淡，尤以水手一級；他們實在不十分需要家，需要的是女人！其中像水兵們不必講了，單指船上水手講，他們沿海任一口岸，只要船到過，話不懂，沒關係，路不熟沒關係，那地方土娼暗娼，鹹水妹（香港）艇妹

（廣州）等非叫他們找着不可，而且到處有熟女人招呼。船到了岸，這些水手，火夫，看船艙的茶房們就忙起來了。老張是蹲在 Shearman's 上刷舊皮鞋，老李在鴨子籠上洗臉，老劉又是東跑西跑拿這個拿那個，弄些小寶貝豫備送禮給相好女人！大家打了夥去打野雞，都沒命往岸上跑。這是每一隻船到岸必有的奇觀，——當然有熱鬧與否之別！女人需要之外是酒和煙！

酒在那兒全是惹禍的，而水上的人「大半」歡喜酒！他們有好些理由主張非喝不可：

船上那麼單調無聊，一大羣人和大陸隔絕了，老遠老遠看不見一點陸地影子，嗅不到塵土味兒，大有蒼茫茫茫的空虛念頭；怎辦？喝酒！——任什麼酒都行，燒酒，火酒對水，有了就灌！不見得是酒！中國人是文雅的人，你以為外國水手那種喝法，不行！先是用碟子——什麼碟子都行，盛了些花生雜碎酸菜，豆腐干，每人還有小酒杯，於是開着坐在臭氣熏天花板——（沒有「天」可薰）的艙裏，花拳，打鬧，罵街，以至於說姑娘們，這是喝酒！至於酒的來路，自然不一定不正，大概總便宜貨罷了！

煙！煙之中以鴉片爲我們廣東幫特色，至於紙烟不在本題之內。

船上有了我們同鄉，至少你發見好幾種特色，如木履，麻雀牌、煙燈。而煙燈又算頂有用的！在岸上抽鴉片總不如海上自由。船出了口岸，什麼法律都不適用了！抽鴉片正是好時候，比公賣，公烟又自由的多！貴一點兒，『有所謂呀！』有，此字即沒有也！——廣東讀做「母」。

煙燈並不是人人皆備，但一船之中，老劉假如有一副，那麼借抽一口的就多了！在船的頂闊氣地方買辦躺在艙中床上抽；在船頭頂黑頂濕的小艙中五六個「道友」（道友粵人呼抽鴉片人通名）也抽！船雖在大風浪中，安然抽鴉片，談國事，談東洋人，談老舉案（妓寮也）談生意經，實在是悠悠然，有隱士風！這是海上人的娛樂，在百無希冀中，開了一角天堂大門。

賭！這是頂好一門兒消遣，海上的人沒有不賭的。那些冬天凍得打抖的小雜差（小茶房）也會下注兒，一下子夠他一個月換的也幹！賭豪者，莫過廣東幫，不論任那一個小角兒上，都能安排一桌麻雀，永遠不會「三缺一」！至於船上也有「花會」也會弄小番攤，在事實上是確確可有的！



羅神甫的奇蹟

十日設法
羅斯福貨幣致
策實言，全美
國爲之一振，
同時有人提議
效甲比二國開
國家獎券行見
大魚吞小魚之
戲則將越演越
精采
（譯）

因爲船上有這些消遣，所以海上的人多半是不積蓄的。（北幫還可以）沒有辦法存錢！『不定那一天完了，存什麼錢？』——這種『得過且過』樂天念頭，可以叫他們往墮落上跑，還未必能明白所以然！

第二段

凡旅客，沒有不討厭茶房的。因爲在船上他們絕對有勢力可以叫你在廁所傍，可以叫你在大風浪裏凍着過夜，又可以叫你往貨艙裏躑躅幾天；這是要你掏錢的表示！

艙位有一定的，人是沒有一定的；茶房能給你設法找鋪位，甚至讓他的床鋪給你，有錢就成！這是他們正式收入之大部分。沒有這一份兒，給他們只好喝西北風了！因爲船上薪水太小！薪水小是買辦做主，他要省錢，所以客人就要費錢。積弊已深，除非整個船用浪完了，再造新的！——也許不行？

接着茶房下一級是水手，他們收入以走私貨估大宗！因爲船上地勢瞭如指掌的是他們，比如要走私烟，他可以藏在「水箱」夾層，煤，庫裏，起鋪室地下……而且他們和各口岸船家有連絡，船未出海關檢查前私貨早淨了。因此海關關員只得檢查他們衣裳行李洩憤！

機器房的人最苦，火夫入項太少工作最累。守着 boiler 爐門，用着力最鏽煤，這並不是像你在開爐搗火時添煤那麼容易，要會添，爐火方熱，水蒸氣壓力才大，夠了「磅數」方免工頭說閒話。所以打開爐門用大鐵鏟向爐心一撒，要勻，要平，非用力不可，在北冰洋船上當火夫自然享一點福，在赤道海上就蒸熟了。每四小時換班都太長太長，一分鐘「可以烤熟鴨子！」

至於大車二車就舒服多了。大車假如是番鬼佬，他還有很好的房艙住，西餐浴室閱報室呢！苦的是機器匠們，每天都得在機器上守班，引擎的聲音，汽油味，總比鍋爐房優美的多了。在船上他們這一級是比較智識多，守規則，盡職的，因爲薪水高些之故。他們沒有十分海洋化，在此。

看貨的另是一類，他們屬賬房管的，每晚要換班兒守更。在貨上弄鋪蓋，在貨上還可以撈錢。他們可以招攬那些貧便宜的坐大船，其實即貨船，人做了貨物，他們照樣收錢收貨費，又有時給按電燈也另外加錢，這一筆歸他們分了。至於他們在貨上揩油不必談，總是正當的，不是？

船到口岸的時候，和離口岸時候，頂忙的是水手。每天一早，也是水手先起來。刷洗甲板，這些人穿了高筒兒膠底鞋，拿着長柄帚，水喉到處噴水，船洗淨了，有一兩個上去在更樓看更外，就聚在船下面賭，吹，喝鬧。正與客人的不舒服，想心事反面兒。這一利那大概是他們高興功夫。

第二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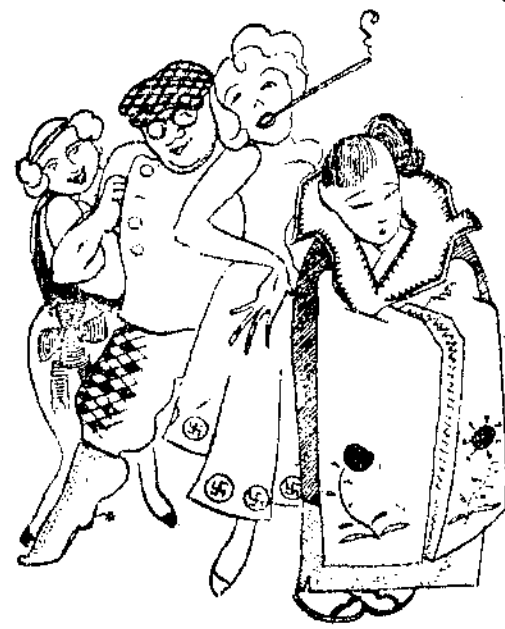
商輪是大規模的，在中國不過佔十分之一弱；人數？若比起正真海上人們也不到十分之一。在普通所謂洋船之外，有中式拋海大船，掛了布補的大帆，十多個小伙子們，既沒有什麼測天儀，也沒有無線電報，羅盤，小的要命，就像在玩具店買的小指南針一樣，海圖，早印在腦袋上，水流用手試，風勢強弱，看還看不出麼？船身十丈多長是大號的，吃水很淺，載了貨，沒有浪，也危危乎似的，糧水有限的，然而他們還得幹，載了土貨由大連到青島，由青島跑上海，由上海跑台灣福州，由廣州跑海防，由香港跑西沙羣島，九島，他們仗着是一口氣力。至於風向水流那是看「龍王菩薩」的恩惠了！風順了可以追得上小火輪，風逆了，在海上顛幾天，也許永遠沒有影兒了！

這種帆船，自從汽船航路發達，他們的命運非常淒涼。正像都德做的那篇「磨坊」，磨坊老伯伯的生意教機器磨廠奪了去，於是他老懶了懶動人不要吃機器麵，那裏有毒藥，這不成功，還不服輸，天天用石灰袋子裝磨粉；中國帆船的掙扎也正一樣；明知載貨和不載貨所差有限，明知拚了命求生未必準生，可是天天出口的帆船，還在那兒和海波硬頂，沒有貨載，老船主蹲在船板上發狠，不載貨也得拚命往下幹，出海打漁兼航海到別個口岸看命運好壞，雖上有些大水缸，大水箱子載沒有利，沒有利，不幹不成。所以海輪上，你可以在天水交界上看見白點兒飄來飄去那就是拚命的中國老帆船；——船上一定有着吸着火煙袋，披了破黑羔皮袍子站在航樓兒上把着舵的老當家的（這是北方叫船主之號。南方叫「事頭」還有別的名稱），黑黃皺紋顯出經驗太多了，咬着煙袋雖然煙絲不一定放下去；他瞪了眼望風望水，大聲叫，罵着那些夥計鼓勵他們；船主老板娘，坐在船裏弄吃的，除了鹹菜就是鹹蘿蔔，做着飯還要顧着小冤家撒尿，打架；大一點孩子不能閒着，也跑到船面上幫拉帆刷船。女孩子一樣做活；畸形發展的水手，一個個繃了筋，吐唾沫幹。

他們不必守法不運私貨，因為你守法可以餓死，而不餓死的正無法無天！幹於是到了最後一步，運私鹽私糖（尤其廣東）這是掙扎生活，誰叫他們幹的？

老家長實在良善百姓，不想走私，不想走私可又不想生餓死，所以至終非走私不可，老家長走私，不是他不要命，命不要他了。這是海上的悲苦樞心事情！命運？命運？人運而已！

從那兒口岸拚命的，不願死活弄到老遠老遠這口岸來，一層一層私稅卡扣去微利一半，剩下的買什麼都不夠，向放印子借借不到，買船上，傢私沒人娶，至終老家長只要睜了眼抓頭



十日漫遊
德日退出國聯後
俄法因商協約
簽字愈形親愛
同時意相亦發誓
論遠東時局之宣
言，有謂蘇俄將
參加國聯云。

姑妄言之

平了

老媽子：大小姐，壁上的那老太婆的像，怎麼那樣的缺德帶個鬼的勁兒！——呀呀，我的大小姐，那怎麼配掛在你那漂亮的房間裏，讓我下去掉牠吧，別讓牠活現形了……

因犯的朋友：那事情你管我管得這樣……

老媽子：甚麼？老太太？老太太？哎呀呀，我真沒有想到這位太太會生這細皮嫩肉，嬌滴滴，蜜西施的閨女，真希奇！

因犯的朋友：呵，親愛的老友，教我怎麼忍心見到你們的離離棄棄不閉庭呢？

老媽子：還有什麼希奇？李媽，這就是相對論的事實：醜的半個的，好的半個的……

因犯的朋友：大約她不要那惡毒的結晶，那麼，我領來替朋友盡父子之道吧！

老媽子：嘿！世上還有這惡毒的頭？那就對囉，難怪我那頭鬚要蓬鬆做尼姑去了。

因犯的朋友：朋友，你太夠交情了，你是我的第二生命！可是小孩子向來沒有離開她過，他們怎可讓你出這門，豈不要哭死

北平某大學女生：先生，請我替我補一兩個月的假條子！

北平某大學女生：甚麼？補一個月的假？那今年不想要學分了？

北平某大學女生：不，先生，請你補了假之後，並不要扣我的學分。

北平某大學女生：爲什麼！爲什麼！爲我前個月生小孩兒！替我生，你就得扣學分！

北平某大學女生：你這個懶鬼不學剛生產過的。北平某大學女生：甚麼？照這懶說，你先生是替我進我的肚皮裏調養過了？

文壇畫虎錄

● 章克標編 ●

一死一生

易名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二、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遺聞佚事，以趣味為主，事屬實者為貴，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三、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屬於政評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四、文人自述自記，即使屬於遺事之類，本刊亦不登為之發表。
五、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當，若於一八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務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記辜鴻銘先生

曾子曰

先生做了古人！

先生目光炯炯，「鼻的尺寸蹠短，面孔看去像是大的蝙蝠。」一根灰白色的辮子：「老，老，老，老的先生也還是很自賞的哩！」

先生的英語，滿有勁子的，是誰也要傾服的！先生很有點風流呢！

老了的先生，任教北平各大學，每月薪金：很容易會溜出了先生的手。先生的朋友，送給先生幾百塊也還不過給先生「再來一個！飽飲的機會吧？」這樣放蕩的先生，當會給窮窘的了不得。

先生講英國文學史，歷歷如數家珍；真使人崇拜，但先生的辮子，也會給學生當作笑料講着哩。×大學×女生問先生為什麼到近代還留辮子，先生很響亮的答道：「因為沒有一個我喜歡的女孩子，要我割掉；所以真不會給割起來了！」——是的，先生就那麼帶辮子「走」哩！

有一次：先生帶了那麼有着青春的勁子的一羣女人逗遛

乖！「難妓吃吃笑，那麼一股風騷：」「我多麼愛你！——老頭子。」

「你不要跟人吧？」
「這樣說了的先生，幾乎專神於想像，」

「是囉！」
說話之後，先生歉然地拈着灰白的辮子走了！據說從來就沒有與「堂子」裏女人發生過關係，然而要是這樣真難為了先生呵！

放蕩的先生，就這樣窮窮地藏伏起來。
領到新金的先生，逍遙自在底來找先生的女人——難妓

「先生！那女人大前天跟小白臉逃走了，是找也找不回来的。」

「豈有此理！那女人是愛我的——！」說這話的先生，老淚大陣縱橫。

「嚶……」先生滿有勁子哭出來，

「她是愛我的！她說：——她是愛我的！她是愛……」

「嚶……」先生滿有勁子哭出來，

「她是愛我的！她說：——她是愛我的！她是愛……」

「嚶……」先生滿有勁子哭出來，

「她是愛我的！她說：——她是愛我的！她是愛……」

「嚶……」先生滿有勁子哭出來，

「她是愛我的！她說：——她是愛我的！她是愛……」

「嚶……」先生滿有勁子哭出來，

「她是愛我的！她說：——她是愛我的！她是愛……」

「嚶……」先生滿有勁子哭出來，

「她是愛我的！她說：——她是愛我的！她是愛……」

不合理，——簡直是中國式放縱：

「不見得呵！」提出這樣的抗議是長久沉默着的先生，態度生硬，使人一望便然。

「我且打一個譬喻：——是怎樣不合理吧？譬如：這支茶壺，盛滿的是茶，傾在這隻杯子里；但是不是太多剩餘了麼？我問你，你讓它殘廢了？還是多拿隻杯子來盛？」

「多拿隻——！」
「多妻和多杯子是一樣自然，沒有不合理的！」這樣發表意見，卻奇異地傾服了國外學者。

日本芥川龍之介的「辜鴻銘先生」關於先生的描寫，不可忽略：（節錄）

「先生南則生於福建，西則學于蘇格蘭的愛丁堡，東即娶於日本，北則居於北京，故自號為「東西南北人」，英語不消說了，據說還通法語及德語，——見我穿的是中國服，說：「你不穿着洋服，難得，只可惜沒髮辮！」——論來論去，意氣愈昂，眼愈如炬，臉孔愈像蝙蝠！」——問他既有慨於時事，為甚麼不願問時事！——先生乃憤憤地在紙上大書着說：「老，老，老，老，老……」（夏可尊譯）

一九三四·一·四·

顧名思義，這里所談到的，是一個死的跟一個生的。死的是誰呢？便是前幾年跟柔石，殷夫，胡也頻他們一起死的女作家馮鏗，生的是誰呢？便是在湖風書局出版過一本小說「脫了牢獄的新囚」作者白鷗，也是一位女作家。

我要把她們二個拉在一起來談的原因，固然是為了她們二個我都見過面；而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她們二人都是潮汕方面的唯二的女作家。

讓我下面開始把她倆給我的印象，與我所知道的她們的事，說一說吧。

1. 馮鏗

馮鏗又名馮嶺梅。她用馮梅嶺的名字寫過了不少文藝作品，在從前的「北新半月刊」與「白露月刊」上發表。用馮鏗這筆名，是加入了左翼作家同盟之後的事。用馮鏗這筆名，她也寫過了幾篇新與小說，在「拓荒者」上面發表過。

記得我剛從小學進入中學的時候，她已經在汕頭一個名叫友聯中學的高中部里。我與她不同校，但是我家裏就是位於友聯中學所在的商業街上，所以常常有機會與她見面，最初是朋友指着一個打從我們門前經過的青年女子說，這是嶺梅，是一位新文學家，我便開始認識她了，開始對她注意了。

那時汕頭有二個文學社，一個「火燄」，便是嶺梅的哥哥

馮瘦菊，跟嶺梅，跟後來成爲嶺梅的丈夫的許美瑛（又名許娥，據說現在已經爲了某軍事局的嫌疑，在汕頭被拘禁於公安局了。）、另外的一個便是「彩虹」那是羅吟圃余眠雪他們辦的。所以她在汕頭是早就成爲文學家的了。

嶺梅的臉孔胖胖的，但是帶點蒼白，身材却適中，在好看臉孔上是否有帶上眼鏡，那我可沒有注意到，就是有意到，我也忘記了，因為隔了七八年這麼久。

但是那時候，朋友對我說過，嶺梅有點高傲。是否她像許多文學青年一樣，最初以一種高傲的態度來處理文學，那我可不曉得；因為我不能相信我朋友說的話。又有人說：她想嫁給一個博士，曾宣言過，非博士不嫁的，但她後來又與一個連學士都沒有的許美瑛結婚了，這可證實人家說的話還是不對的。

後來我到廣州去了，才曉得她也跟丈夫到了上海，成了左翼作家，又與柔石戀愛？但再過了不久，便聽到她已經被殺害了的消息。

2. 白鷗

據說我們的文壇有兩個白鷗，一個是杭州的白鷗，但那那

是男性，不是我現在所要說的白鷗。我所要說的白鷗，是一位女作家，曾著過「脫了牢獄的新囚」，曾在以前的「婦女雜誌」，現在的「新學月刊」上

發表過「白鷗」

「白鷗」

兩個文壇少將 前 轍

穆時英

新年號的現代，那篇『父親』是穆時英寫的。我讀完了牠，不期然而然地心裏浮起了共鳴的感慨。

去年暑假的時候，我跟着位朋友到××路看穆時英去。站在他底門前，第一個印象便是貼着門楣的那一張黃紙條；再踏進院子裏，瞧見正堂裏排列着案上的香燭……之外，供奉着的還有一個老人家的寫真像。是的，此情此景，見之，誰不肅然？

經過老媽子一叫，從樓上叫了一位瘦瘦的高個子下來——就是穆時英啦。憔悴的眼珠，沒精打彩地對着我們打招呼。他自己燒起一支香烟抽着（我們都是不抽烟的），說了幾句寒暄的套話之後，他低下頭來，瞧瞧手腕上繫着的麻繩，很悲傷地說——

『爸爸在前星期死了。唉，爸爸在生時，我只知道快樂；可是，以後不知道怎樣，爸爸的責任要我負抽起來啦。』他幾乎要哭了。

我們當時也悲傷起來，可不至於下淚。怎麼，爸爸死了，還能夠優游自在地在外面跳舞嗎？也許未來的父親，不，或者家長，這責任可不小呢！在大學剛畢業的孩子，未經世故，如何措置？！

他又說了許多話，什末俗例，討厭極了——在七七四十

九日中，不能出門，不能洗澡；不能這樣，不能那樣，真有點兒不耐煩。孤零零地坐在樓上，要寫文章也不行，沒有心情。

爲着不好多多騷擾人家，於是鞠躬而退——當然還說了幾句安慰的套話。

現在，談到『父親』追念前情，怎不令人不感慨而起共鳴？那篇小說，把一個曾經掌握過金融的巨子的沒落情形，描寫得很透澈。換句話說，在這轉形期的社會裏，小布爾喬亞們已經搖動了，崩潰了，而穆時英那篇『父親』的主人公就是典型的代表。

穆時英的小說，以前，在技巧上說，是新感覺派，是橫光利一等的繼往開來者；在內容上說，是浪漫的，是跳舞小說的發起人。現在，你如果沒有讀過他以前的作品，而只讀了『父親』那一篇，那末，你會想到他以前的生活是如何的浪漫吧？是的，『父親』呀，這給他莫大的教訓，大大的打擊，他要改變作風啦——無論內容或技巧。

『南北極』那一篇小說就是他『成名』的傑作，得到不少『名人』的賞識。可是，他『成名』自有其環境，自有其機會。假如他不是病了一場，『南北極』或不能產生。因爲他是高興跳舞的，由跳舞而生了病（跳舞會生病嗎？）於是居家調養，不到舞場凡半年之久矣。天天都賦閒着，無聊起來，抓着左近常見的事情做題材，寫成了那一篇『成名』的『南北極』。

『南北極』寫好了，『成名』了，病也好了——當然又是鑽進爵士的旋律中，過其左擁右抱的快樂。因此，耳濡目染，他底小說就不外跳舞的題材。現在，據某跳舞場的老闆說，他，穆時英，已經不常去了，好幾天沒有見到他底影子。他到別的舞場去嗎？思念着『父親』，修起身來，要做一番大事？

何家槐

詩人徐志摩坐飛機，沒有得到佛爺保佑，一個跟斗，跟着飛機翻下地來，死了！噩耗飛傳，許多親朋都爲之痛哭流涕，尤其是徐詩人底高足何家槐氏，如喪考妣然。

徐詩人教於中公，何家槐讀於中公，大家都在中公，於是師生關係，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爲何氏薦，薦其小說於新月；更爲何氏吹，吹其小說於新月。這末一來，何氏之名突起，居然文壇上的新升少將了。

何家槐底小說，趙景深認爲有柴霍甫之風（趙氏曾譯柴霍甫全集）。他最初『成名』的就是『貓』，很不錯——描寫細膩，結構緊嚴。早有定評；用不着我來打氣。自後，他在新月及別的雜誌——如現代，東方，新中華等，零零碎碎，發表了不少大作。自然啦，小說之外，更有散文。

據說，他底小說，好在什末？好在『描寫細膩』。至於『結構緊嚴』那一條『尾批』，對不起，我不敢領教。譬如『雨天』，恕我鑒賞的程度太淺，我的確沒有領會到那兒說些什末。這不是說，他底小說不好，沒有『結構緊嚴』的大作。我底意思是說，除掉『貓』，還有幾篇，此外，『結構緊嚴』的，不多見。

不錯，他底手腕很靈敏，描寫出來的東西，很有詩意（也許他受了徐詩人底影響。）至於內容方面，跳舞不是他底

發表作品的白鷗。白鷗原姓名爲許蘭孫，當在汕頭營石中學的時候，詩名已經是遠近皆知的了。她的父親是潮汕一個有名的教書匠，文名也甚藉，據說對於舊詩詞最長，不過對於新的文學也喜歡玩一玩（？）。然而性情却浪漫不羈，所以也影響到他的女兒白鷗。有朋友對我說：他一次去找白鷗時，已經是上午九點鐘了，她却說是剛剛從旅館里與男朋友打完了麻將回來

的。但是這種浪漫的行爲，有許多文學生青年正是喜歡這樣做的，當然我們在里面也毋須加什麼評語。

白鷗我是見過的，她是戴眼鏡的，這我記得很清楚。她的身材，却好似要比馮鏗短小，但是身體又比馮鏗的好似結實得多。她的談吐，是又靈活又敏捷，由我們看來，她的確是一個健談的人。據說她現在還在潮汕。做什麼事，可就不知道。

深得很張競生博士之秘，以之編入性史，無愧也。可是，拜讀之後，見篇末刊有作者附白——否認猥褻，我當時甜口結舌，沒有第二次的發言。

最近以前，文藝刊刊號有他底小說，名叫『再滑進了車輪』，據說，這算是改變作風的作品了。不過，假如那兒沒有署名『何家槐』字三，或者，我可以猜得幾分是他做的，因爲作品裏仍然含有『何家槐』的成分很多。



十日漫遊
申報載過路
發生離奇軌
橫殺案，死者
姓吳爲名門望
族，某記者以
歸罪於淫淫二
字，輕輕表過
奇體也。
(譯生)

廿三，一，廿五。

我們湖南

大哉

『天下第一，湖南第二。』這句話你大概不甚了了吧？意思就是：『在普天之下算爲第一的，在我們湖南麼，哼，那只能算爲第二啦！』這并不算是怎麼太誇張；只要考究考究『我們湖南』的史地，你才會明白的。

在『我們湖南』：『有洞庭湖，『周圍八百里，』天下聞名；有衡嶽，高聳天表，誰個不心向往之？是以鍾靈毓秀，代有能人。古時候有沒有人做過皇帝，姑且不管；只看七八十年前清時代的曾胡左諸位，那種文武雙全的才幹，那種平長毛定回亂的輝煌顯赫的功績，還不夠光耀史冊流芳萬古？到如今，有些將軍之類的當兒却在模倣那些前賢們的嘉言懿行，豈是無緣無故的？

還有，在民國創立的時候，『我們湖南』的反正功績，當真了不得。讀一讀總理先生的孫文學說，你就可以曉得黃克強先生是怎樣一位俊傑。再倘若問洪憲皇帝袁世凱是怎樣會氣死的，你就可以記起十二月廿五日在紀念的那在雲南起義的蔡松坡將軍。

即以再近一點的事實講，擁護國民革命促成北伐之功而提倡××主義的湖南人，也就不勝枚舉！然而剷除那種罪大惡極的××主義的運動，居然又是『我們湖南』起首幹的。

如今，講究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與讀經救國的，畢竟又是給『我們湖南』着先鞭咧！

記得幼年時常唱的一闕歌——湖南，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敦奇節，立偉功，連年血戰與花紅，……別無出產，唯有英雄，……』

這是的確確有事業可以證明的。

然而有人說，湖南人是『賦性慷慨，好勇鬥狠的，』意思之間似乎不大那個；又或者以爲如今四境擾攘，幾幾乎也要淪爲匪區。其實，這是疏忽之陋見，不足爲信。提倡尚武精神則有之，一味蠻橫却未也。即以尊孔，崇禮，講仁義，說道德，揚聖教，斥異端等等成績而論，不已是古風泱泱獨齊魯之邦而上的麼？又，目前雖說，雀待未靜，然而那邪不勝正，不久自會救平的，萬一必須用軍事解決，那也是君子不得已而用之辦法，並不逾越經傳。

本來，自以魯班造過一只飛幾日的木鳥，孔明又造過木牛流馬，燒過藤甲兵，我國的『科學』，在史冊上着實昭昭可考；洋鬼子造出來的東西，我國古時那一宗沒有？所以『古』這個東西，是不不得不復而且視爲當今之急務了。只要把『古道

』昌而明之，富國強民，尙且易如反掌；至於這左道旁門之匪類，其剷除也，自可不費吹灰之力呢！

講到剿匪，『我們湖南』早就有曾左諸位剿匪大師，足資標榜。如今呢，如今當然又有後起之秀的。『傅式』之大刀隊，這是『北方之強』，那因敵友的飛機大砲武裝厲害，不會將那些敵友更矮下這五七寸而把那蕞爾三島都弄成青天白日滿地紅，又不曾將區區幾千里土地砍回來，可見其中一定有些不甚得法處。可是『我們湖南』呢，如今却有新鮮的發明了。這是不用大刀，而只講肉搏的。所謂肉搏，並不是『他以刀來我以頸撞』的消極送命方法，而是一種生擒直取的行動；這就是如今正在施行的『搶槍隊』。夫既稱之爲『搶』，自己當然是空着雙手去的；這大概是戰術上的徒手戰吧？然而不管怎樣，這種『搶槍隊』一組織成功，一定會在槍林彈雨之中建立奇功的。這種精神，你不佩服麼？哼，這就是『我們湖南』之足以當『南方之強』的美稱而無愧的呀！

『搶槍隊』之由來及辦法是這樣的：

『西路總司令昨據第三縱隊陳繼承呈報，爲激發人民殺匪心理，及擴大民衆自衛力量起見，特准許人民自動組織搶槍隊，擬具辦法，呈請備案，現經何總司令指令照准。茲探錄其辦法如下：（一）准許人民自動組織搶槍隊，向赤匪手中搶槍；（二）搶槍隊組織後，須呈報當地區公所備案；（三）搶槍隊可隨時配合軍隊或保安隊，殺向匪區去搶槍；（四）搶到之槍，只呈報縣政府備案烙印，仍歸人民使用；（五）每槍到槍一枝來部，賞洋二元，以示鼓勵；（六）搶槍隊如有死傷，應由人民共同撫卹之。』（錄時事新報：長沙航訊）

看了這段新聞，你總不得不恍然起敬吧？

剿匪務須斬草除根，所以『激發人民殺匪心理』，共同努力。這是治本的上策。自古道：『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倘若人民的『殺匪心理』激發得異常蓬勃，匪還愁不盡麼？可見擬具此種辦法的，必定是讀書得問的大學者。至其辦法之條理井然，字句明晰，尤爲可嘉。茲爲闡揚光大起見，特將該辦法逐條稍參卑見而附加申說，如後：

（一）赤匪無兵工廠，常搶官軍之槍以自給；少則三枝五枝，多則一師兩師的捆載而出，可惡之至，孰甚於此？

茲爲『激發人民殺匪心理及擴大自衛力量』起見，只好『鼓勵』人民『向赤匪手中去搶槍』。（因爲官軍手中已有槍，不必再去搶。）這對於赤匪方面，就是『以他的拳頭塞他的嘴』的辦法。『搶』，本來是不道德的犯罪的行動，但因爲是『向赤匪手中』去搶，這『搶』便



十日淺畫
東北遼寧縣長
之孤女在滬
求接濟，特辭
中有云：『先父
捍衛干城與夫
地同生死』一
字一淚。
（靜生）

變成正義的合理的了，所以得蒙『總司令指定照准』，並且大規模地在准許之下組織着。這既是合法的組織，孟夫子也絕對不使用『殃民』的字眼來譏笑怒罵的。一旦赤匪因此薄平，豈不大快人心！

（二）備了案就可以正式的去大搶特搶，不須畏首畏尾。（搶的目標是赤匪手中的槍，切勿誤其他。）

（三）此條的『殺』字應改作『衝』字，因爲手中有器械不便搶，無器械就只好說『衝』。關於『配合』的方法，若是配合一部分軍隊或保安隊在搶槍隊之後以資掩護與督促，一任搶槍隊挺身前進衝橫搶則可；若使之與有槍者混而難之，則不免精神渙散而自餒；甚且怕他拾得同伴的搶去蒙上報功而索賞。

（四）此條亦應斟酌。槍歸人民使用，不是好玩的。但只給空槍，不發子彈則可。至於烙印以爲紀念，甚善甚善，因爲可以傳爲家室以彰其『拚命搶槍』之殊勳。

（五）槍既歸其使用，每槍又賞洋二元，在爲政者之寬宏大度上，可想見搶槍隊員欣欣鼓舞的情態。但二元之賞或者會招人命太不抵錢之議，似宜易以洋鐵勳章才妙。

（六）此條大有賞罰嚴明的意味。隊既然是『自動』組織的，傷當然是『自動』受的，死當然也是『自動』遭的；總之，死傷總是因爲搶的技術不精明；這不獨答由自取，而且罪在該罰。然而不獨不罰，且『由人民共同撫卹之』，這是何等寬大而公允！

此外，有一點附加的意思，也是可視爲勸匪殘敵的妙策的，不敢自秘，特貢獻出來，以便採納旅行。

（一）據說『我們湖南』辰州的祝由科，法力甚大，甚且能使死屍趕路，照想其中一定有不少的撒豆成兵移山倒海的異人的，應請其前來率領這些搶槍隊去建立奇勳

倘能更加「擴大」，則國事亦大有可為，而邊疆失去的領土，都可摸回來了。

(二)條文中所謂「人民」，不見得是包括男女老幼的全體的，因為組織槍隊的，除孔武有力的壯丁外，老弱婦孺是不克勝任的，那麼「人民」「民衆」等字的涵義，豈非殘缺不全？為顧全此等字眼的涵義，與表裏團結一致的精神起見，應令全體民衆各盡其長，共襄盛舉。辦法是：除壯男使其槍槍之外，老弱及陋婦應任釀食盥漿之役，至於姣好妙齡少女，可師火牛陣之古法，令其裸體衝向前陣，則其曲線姿風，定可早擊敵匪之魂魄。如此全體出發，將效必更宏偉。倘能一批批殲滅，社會自會安甯的。

右列各項意見，一一施行之後，必定相得益彰而有意想不到「戰必勝攻必克」的效力的。照目前的趨勢看，這種事實的到來，大概為期不遠吧？

嗚呼偉哉！我們湖南！「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夫子也就早說的「我們湖南」哪！
(註)按「王」字本擬作「子」及與「亡」之「亡」字，因孟子費用如此，故仍之。

留也如此去也如此深遠與否不過如此

江棟良作



鄉居雜記

傳敬嘉

蟬和國歷

鄉人都有着很頑固的保守性；他們只以為先祖傳下來的話是對的，別人的話是不會相信的！

有一次，一個孩子捉到了一個「知了」，握在掌心裏用力搖擺着，於是發出很大的聲音來。旁邊的幾個在休息的農夫說：「這隻蟬倒叫得怪響的！」

我說：「這不是叫！你們要知道蟬的嘴是不會叫的！」

「笑話笑話！」他們齊聲地說：「不用口叫用什麼叫！」當我把蟬發聲音的道理告訴他們之，他們都搖搖頭道：「一派胡言！」

我有憑據的話竟也打不開他們的自信！

又有一次，我們在納涼時談起了陽歷和陰歷，我極口稱贊陽歷好，我告訴他們用陽歷是如何如何的便利，用陰歷是如何如何的麻煩。後來，我徵求他們的意見。

「無論如何，陰歷是祖先傳下來的，從沒人說他不好過。」這是一種回答。

第二種回答更幽默，他們說：「假如陽歷能夠把月亮在十五日團圓我們就用他！」他們的意見是說陽歷不依照月亮而定的。

我道：「我們又不靠月亮生活的，有什麼關係呢？」
「笑話笑話！月亮是太陰星，也就是我們的皇后娘娘！怎可不要！」這是回答。

關於陽歷，還有一件事值得記的。鄉村中都是用着陰歷的，市集開市的日子當然也是陰歷。自從北伐成功之後，曾有令叫依陽歷為市日，並且還演過戲叫民眾注意，可是失敗了，每當陽歷市日，市鎮上冷清清地一個人都沒有！到現在還照着「祖宗遺下」的辦法做着！

農民的頑固於此亦可見一斑了。

車水

在稻開始結穗的時候，天氣接連地晴了十幾天。田中的水一天天地少下去了！因此車水便成了要緊的工作。

在家鄉住了住一個多月的我，漸漸地對農事發生了興趣，無論什麼事都喜歡去弄弄，所以當二哥把水車抬出去的時候，我也跟着去了！

陽光極厲害，晒得背上淌出一層油質來。當水車在塘邊搭好之後，三伯和二哥便開始在車上一步步的工作起來了！我却坐在樹蔭下望着。

「累了嗎，三伯？」不久後我就這樣問。

「那會累！人雖老了，氣力却還有呢！」
「讓我來踏踏看！」
「那裏！你是念書人呵！」
「二哥也笑了。」
「念書人就不會？你看我來！」我興奮地站起來。
「熱哩！你吃不下！」三伯愛惜地說。

「我不怕！」

總於我上了車。起初腳踏不準，不久後也純熟了！我望着三伯笑，好像我是一個勇士似的，但不久，我全身都被汗濕透了，腰酸得很，喘着氣。

「到底不中用！」三伯扶我下來時說。

「不過，踏總會踏的啊！」我振然說。

「這樣踏是容易的，可是碰到搶水的時候，嘿，那真要你的命哩！」二哥說。

「搶水時真不得了呵！」三伯踏邊邊說：「我年青時，爲了搶水，曾跌斷過腿骨哩！」

「搶水是怎末一回事啊？」我問着。

「田裏沒有了水，當然要車水的，」三伯說：「有時候你的田沒有水，我底田也沒有水，而我們二家的田都靠同一口塘裏的水灌溉的，但是也許塘

水不足供我們兩家的需要，那就要搶水了！誰搶得多就誰安心。去年前村也發生過這回事。兩家都各自雇了許多年輕力壯的人來搶水。搶水真好看哪，踏得像飛一樣快，二只腳好像不是自己的！而且不能停止，換人的時候也得跳上去跳下來。跌傷了人是常有的事。」

「這不危險麼？」我說：「大家客客氣氣不好嗎？」

「當然危險！」二哥插嘴說：「有時爲了搶水結下深仇，實行械鬥，也是常有的事。」

「這又何苦，爲了一些些的水！」

「一些些的水！」三伯莊重地說：「有了水才有命！搶不到水，一年的血汗不都白化了嗎？」

我嘆了口氣，我又得到一種新知識了！料不到一顆米粒竟有這許多悲劇包含！啊！

本刊徵求鄉村通訊

農村問題，已成爲現中國最大的問題，農村經濟崩潰的事實，已影響到都市的繁榮，吾人對於農村應有明確之認識，因此本刊擬在這方面有所貢獻。如能將各地農村實際狀況，據實敘述，以顯露鄉村之苦悶及人民的企望冤苦，乃至祈求呼號，或暴露其無知愚昧乃至惡德罪戾，均所歡迎。來稿逕寄本刊編輯部

粉霧祛介紹

消得量

Winashied

以俱所擴使於任功
原之需的水的大面探結
化學一切微小其品標
質化考成能以品標
化考成能以品標
用膠製成，凝成小粉，其質極細，故能深入毛孔，去其污垢，使皮膚潔淨，且能殺菌，故能預防皮膚病之發生。

用畢得消可以
廠登小姐的化妝鏡，
時代青年的托立克，
各大公司的玻璃窗，
常保清潔，
不起塵埃

各大公司
均有代售
上海天工實業社
上海郵箱一五四四

獄中記

暫完 許欽文

我一度驚異以後就領悟了他這用意；他多方慫恿我，原是爲着他自己。我勉強含淚說了幾句避開他，他又跟上來同我說，『我姓黃，高先生！我叫做香乾。黃香乾，爲着紅丸的嫌疑。』

坐在籠子中，雖然只能望見天空底一角，但我覺得這位黃難友好像是在那天井裏，仰着臉，睜着小小的圓眼睛，正在迫切地說他『爲着紅丸的嫌疑』。

『好了！』突然，從西面響來尖下巴阮難友底口音，『准我交保了，我或者明天就可以出去；那末，老楊！你現在已只須有一百元的書面保，等我出去以後，我倒或者可以替你去設法。』

『這是最好沒有的了！』楊難友底口音說。

『老阮是不错的，』浙東人底口音說，『我相信，這樣，老楊倒是一定就可末以出去的了。』

『是的，』上三府底口音附和，『那末三天以後，這個籠子裏只有我們兩個了。我倒寧願冷靜，看得老楊這樣意外多累，實在代抱不平，心裏難受！』

桃樹上底花蕾已露出鮮紅的頭來，石榴樹底枝子上已抽出細簇簇的嫩葉，花壇底邊角上也長出綠油油的青草來了。陽光有點發紅，空氣中含着濃厚的水分，身上穿着的衣服覺得笨重起來了。一個大個兒的難友，也是爲着紅丸的，還拖着底底老羊皮袍子，屢次停頓地踱着步，只是看着他，也覺得會出汗的樣子。中山裝的難友仍然穿着他那玄色的

呢衣服，可是縮小了些，可見已經抽出了點內衣。楊難友又穿起了他底皮領頭的黑呢大衣，閃亮的漆皮鞋固然仍舊，鋒稜很挺的西裝褲子也穿上了。

『今天很溫和；』我迎面碰着楊難友就同他說，『所以你換穿了衣服。』

『不，』他輕聲回對，『我是今天想出去呢；密司脫阮昨天已出去，他自動說給我設法，我想這很好，爲表示鄭重，我特地託他帶去十塊錢，要他先放在店舖裏，使得來保的人放心點。密司脫高，你看我今天可以出去麼？』

『可以罷，你實在應該出去的了；我想明天已不能再在這裏看到你了！』

『哦！』他歡笑了笑說，『但願這樣，我們就在外面聚會！』

當天午後，呼喚的聲音忽從甬道外傳進來，『楊立夫，接見！』

『是密司脫阮罷！』楊難友底口音說。

『當然是他！』上三府底口音附和。『到門了！』浙東人底口音說。

急促的脚步聲在我底籠門前經過，不久就覺得地響回來，隨即楊難友底聲音說，『阿！』

『怎麼樣？』上三府的口音問。『密司脫阮是照辦的，』楊難友底口音回對，『可是店舖裏，老關倒也答應了，只是老關不肯！』

『怎麼老阮做事也這樣不周到！』浙東人底口音輕視地說。

『不呀，』楊難友底口音又說，『他

說再去設法，明天再來通知我。』

第二天午後，西面隔壁籠門上底鐵鎖又擦地打開來，可是並非爲着楊難友出去接見那尖下巴的阮難友，原來浙東口音的和上三府口音的兩位難友早經判決，各處徒刑半年，現在同時提去執行了。於是那西邊的大籠子裏只剩了楊難友一個人。

從此楊難友天天穿着他底皮領頭的黑呢大衣和鋒稜很挺的褲子，這我從板壁縫裏看得很清楚。除非在板壁旁同我談天，他已沒有了商討的對象，老是格支格支地踱來踱去。直到第三天天底午後，才有人來叫他接見，可是回進來時依然歎氣，說是有了一種意外的失望，舖保雖然已經弄妥，不料推事這一天請假，無從完給手續。而且正是星期六，第二天星期日，推事也不辦公。

星期日照例停止『運動』，我只能可在可跨三步半的地方多走幾個來回。我想到西面隔壁籠子底寬大，就注意楊難友底動靜；毫無聲響，好像已經沒有他這人了。我到板壁上底縫裏去窺視，原來他在一張靠壁的空牀上坐着，拱着雙手，仰着頭臉，正在注視鐵窗窗外底天空，若有所思，若有所失，若有所祈求。這是很不自然的神情；再想我自己實在也是在這種情境中的。

到了星期一，上午九點多鐘，楊難友就被『開庭』『提』出去，下午三點多鐘才回進來，苦笑着說，『密司脫高！我現在真地可以出去了呢！』

籠門底方洞上突然顯現了兩隻玻璃片遮着的眼睛和半個鼻子，隨即響來楊難友底聲音，『再會了，密司脫高！務請你安心！』

給你一個會心的微笑

何家順

（松江報紙的二件事）
在咱們松江，黨老爺的氣，不亞於窮鄉僻壤的丘八先生。黨老爺雖然都是西裝革履的高級知識份子，但是野蠻起來却不弱於『皮幫腿』。『匣子砲』的武裝同志。武裝同志的『後盾』是匣子砲。在距離城市較遠的鄉鎮上，腰掛匣子砲者是不會鬧饑荒的；而黨老爺們的匣子砲便是『高於一切』的『黨權』。只消黨老爺嘴邊溜出一個『不』字，那您便完啦；至少要您費盡心機去疏通一下。如果您今年的命運並不壞，您也許能夠不給他們扳着差頭，否則，您永遠不敢抬頭。

上年，咱們松江有一家報館因爲是黨老爺的死對頭的緣故，雖經主持者努力掙扎奮鬥，終於爲他們想一個方法出來把他消滅。據說：根據公示上的措詞，說是爲了『該報份子複雜』，『該編輯無家可歸』而『着該報於今日即行自動停刊』。又『所謂頒發登記證一節應毋庸議』云云。於是，該報無可置辯而無形消滅。於是，黨老爺某掀髯而笑，曰：『殺一儆百，誰敢再來太歲頭上動土！』

直到如今，相安無事。本月九日，本地大松江報副刊松光欄內，載有署名大戈爾的每日閒話一節散文小品，中有一段，原文如下：

『自黨政興，紀念週每週必做。下走愛時髦，嘗與老妻約定，每逢星期一做紀念週，無故不得缺席。時間定子夜一時。當斯時也，萬籟俱寂，心境泰然，以行此神聖之事，自覺十分相宜。節目單如下：（一）呼名開會（二）兩人肅躬向床頂三鞠躬（三）靜默三分鐘（四）主席致開會詞（五）副席致詞（六）實行工作限一點鐘內完成（七）散會』

細味上述原文，頗爲幽默，令人感到會心的微笑。然以此例彼，未免謔而虐矣。因之，黨老爺久熱思動，即據爲『褒瀆總理』，『有干禁例』，於十二日所謂執行委員會會議中正式提出討論，議決如下：（一）應予嚴重警告（二）着該報將主編迅子撤換（三）着該報將大戈爾真實姓名呈報核辦。其訓令大松江報之公文上所說的理由，却說是該文中因有『紀念週每週必做』一語而起。反之，如無『紀念週每週必做』一句，當可『不干禁例』矣。幸大松江報爲一願預的商人所辦，不敢計較。聞說大恐，急將報頭下之主編白丁兩字撤去，一面親向黨部方面疏通，以期無形消滅。惟主編者白丁年少氣盛，偏不服盆，聲言『願受黨部諸公宰割，實頭以待，決不脫逃』。此一段筆墨官司，不知將如何了結。據一般人之預測，白丁恐有『毀尸滅跡』之苦，或竟會如劉煜生式之『吃衛生丸』也。

二三、一、十七、

電影女人與大腿

假使我們承認中國有一個影評界的存在，那麼，可以分成兩派。一派是文章裏面總帶着有『意識』之類等字眼的，他們因為運用成語的便利上起見，在無意中，似乎偏向著某一階級的意識；鑒於他們的苦衷，我們應當給予相當的原諒。還有一派是憑着個人印象而作的，在有了豐富的經驗而能澈底了解的一般人當然不生問題；但為一般學識幼稚者，假使也效法作文，則時有流於淺薄之弊。兩派人時常相互的指摘；後者指前者為本身意識模糊，且每看一齣戲，總是不求甚解，祇要用了一定的尺度，量出一個壓迫者和一個被壓迫者，於是千言萬語的文章便成功了；前者則指後者為不脫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看影戲抱一種享樂的態度，祇知在女人的大腿上去做文章。

去為批評作一定的標準，本來是『教授』們的行為；我不願在此地判斷是非。但是我覺得電影中的女人與大腿，的確是最觸目的東西：她引起後一種批評家的愛慕，她激起前一種批評家的忿怒，不論你的眼睛是左是右，同樣地禁不住被她吸引。

十日畫漫 報紙上連篇累牘盡是「犧牲色相」「大顯身手」之電影官詞，有人羅錫他以其「大顯身手的尖端文學」，名詞，細想正是。(靜)



大顯身手

所以在本文裏我將專論電影中女人的大腿。女性人體上，大腿是否為其最美一部份，我不敢說。但是有了肌肉美滿的大腿，是一個講究身體健康的女性，時常引以自榮的，這是事實。在電影中不時將其顯露，其能同時受第三者之歡迎，可想而知。在電影中表現大腿的方式，也有種種的不同；就我記憶所及，分列如下。

- (一) 舞臺舞時，赤裸的大腿，時踢常過頭頂。
 - (二) 游泳時，男女的大腿可以陳列在一起。
 - (三) 穿襪時，露出大腿上肌肉的一角。
 - (四) 浴罷時，跨出浴缸，時常顯露全部的大腿。
 - (五) 睡前，將外衣寬下，也有機會見到。
 - (六) 比較新式的夜宴服，有微露大腿者。
 - (七) 窮苦女子，衣衫襤褸，從破衣洞中，隱約可以窺見。
- 除第七種，一般專講『意識』的批評家敢公開同情外，其餘的他們祇能裝做不見，或是作一種愛莫能助式的指摘。這一種道德高尚的批評家，中外都有；聰明導演家一方面要顧全道德，一方面要顧全大腿，於是有了第八種的方式。那便是開婦女運動會了。這時候大腿及其他，除了必須遮蔽的一部份外，便完全可以當眾顯露了。講『印象』的批評家得到了充分的享受；講『意識』的批評家便也拍手稱頌，冠以有利民族健康等佳語。一舉數得，電影女人與大腿，便永傳不朽。

葉袖音

十日畫漫 時事新報載國民社京訊謂電影明星胡蝶在京表演，于旅館中接得當頭擲之警告，有「半壁河山為你斷送了」之佳句，與某報引證花露夫人五絕一首相映成趣！「君玉體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三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靜生)



梅博士出演於黃金大戲院

京派泰斗，青衣大王，戲劇界的名士，梅蘭芳博士，將於黃金大戲院做戲，已見廣告，不可不作一語以讚美之。黃金大戲院在電影戲的地位，大家知道是居於三四流的，梅博士當然是第一流的中國藝人，他肯現色相於黃金，其勇決敢為，不可不讚。而且在這裏，我們又窺見了，舊式中國劇場的制度，即案目制，即將歸於淘汰。案目制的壞處，盡人知之，是在於階級色彩太厚，是一種封建的組織，只要是有聲勢的，案目便早替他留好的生位，而一般的觀眾，常常受氣，而且又有茶壺果盆之類的抽風，都不能適合於崇尚單純明瞭的現社會。所以案目制的汰除，是一定的趨勢，上海舊劇場近來之不景氣，一半也可歸罪於案目制的。黃金院主很能看清楚這一點，試在電影場做京劇，而梅博士也肯贊贊這個試驗，這是一大功的開始，我為中國劇場的前途喜。

為胡蝶鳴不平 雲帆

作為影界皇后的胡蝶，為了要供娛樂與南京民衆，便在首都的一個戲院去登台獻藝。據說成績是非常之好的，這所戲院竟然能夠做到賣座極好，車水馬龍的樣子。但是這一來，却觸惱了愛國志士了，那些勁好團的人們，說南京人需並不要這樣的娛樂，要請胡蝶回上海去。他們的理由是：『半壁江山已經為你葬送了，我們再不忍賞鑑你的顏色！』而要給胡蝶看他們顏色。

誠然，在九一八的晚上，我們的不抵抗將軍，還在抱這位着皇后在跳却爾斯登。但是河山的破碎，是否就能夠歸罪到這位出賣色相的藝人？很顯然的，她之所以要被人擁抱，她之所以要跳却爾斯登，並不是為了一己的享樂，而是受生活的壓迫，責任決不能歸罪到她的。假使說，不抵抗將軍是一位存心守土，而當時短時間為陶醉生活所麻醉了的人，那麼，在還沒有擁抱這位皇后去跳舞的時候，為什麼不顧念到自己的職責，及早防禦呢？即就退一步說，在既跳之後，為什麼又要放棄錦州，失守榆關，而一至於拋掉熱河呢？如果有人說這是九一八時候皇后的魔力還纏繞着這位將軍的話，那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的。所以以為，東三省的喪失，是出於無可如何的天意，在他是無足驚奇的。因為這樣九一八晚上的却爾斯登才會安閑優遊的繼續下去。而皇后胡蝶，祇不過是適逢其會，滿含着唾子吃黃兼的苦痛，而大觸其霉頭而已。

這次皇后又到南京去唱大鼓了，在這國難嚴重，理應禁止娛樂，保守靜默的時候。但是她為什麼要這樣的幹呢？照我的意見，也不過是想把自己的聲名再提高一點，而更求生活上的安逸。雖然這動機，並不見得有何可取，但是在這烏煙瘴氣的社會裏，愛國志士們都忘掉了大的問題，而斤斤於這不關緊要的事，未免有些太吹毛求疵了。站在一體平等的觀點上，我不禁要為胡蝶代喊不平，高呼『青天大老爺申冤了！』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第八章 第二次的悲劇 (上)

白隆醫生走後，隨即從偵察局裏來了兩個人，以後的兩個鐘頭是我在問他家的人。但沒有人，除了雪穎，承認是聽見鎗聲的。陸太太沒有去問過。當住在三層樓的看護克來文小姐到她那裏去時，她說老太太睡得非常甜，所以葉達認為她一點也不會受驚。安德也沒有醒；照有護說，她從九點鐘起就睡着了。

問陸利士時，他却供給了個猶豫而和大家不同的證據。他說在停止下雪的時候，正醒着躺在床上，剛過十一點。大約十分鐘以後，他記得似乎聽到客廳裏有一樣很微而隱約的聲音和門輕輕地關上的聲音。他那時毫無感想，葉達問了他他才想起的。一點一刻之後他曾看過錶。計算起來，那時是十一點二十五分；沒回兒就睡着了。

「他所說的話中間，最覺得古怪的是時間問題，葉達說。『假使他是說的真話呢，那末他所聽到的開門聲是發生在鎗聲之前的二十分鐘。那時誰都已經睡下了。我追問他究竟是什麼時間，他模糊了。我和他的錶一對，又是對的。總之，他的話沒有什麼重要之處。或許門給風吹着，或許聽見外面有什麼聲響，誤會是在屋子裏的。』

他接着告訴我們，盤問了一下全家的人以後，他就回到辦事處去，吩咐全部的人員工作着。天一亮，他又回到陸家來，此刻在等着檢驗法醫，指紋專員，和辦事處的照相師。他曾吩咐過僕人們一切都不要去改變樣子，並且招呼施德把每人的早飯都送到他們房間裏去吃。

「這事情是須要我們出一些方的，先生，」他作這樣的結論，「並且很不容易的呢。」

麥根板着面孔點點頭，轉眼看看范思，他正憂鬱地注視着牆上陸大白的油畫像。

「這新的發現和你從前的印象有沒有吻合的地方呢？」他問。

「這至少證實了我以為陸家有死的惡魔在徘徊着的意見，」范思回答。給麥根一個開玩笑的微笑。『我開始想到你的工作將要跟魔鬼們爭鬥一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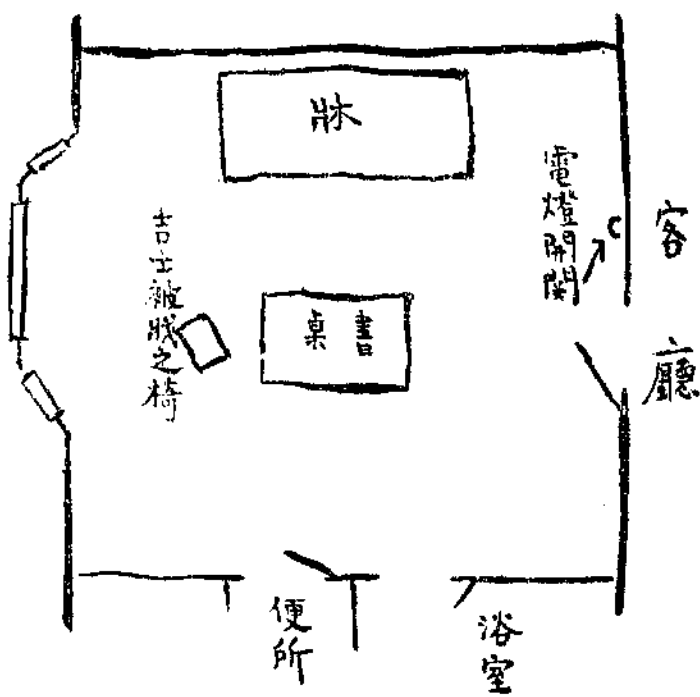
麥根哼了一聲。

「我會把這神秘的玩意兒讓你來幹的……偵察長，或許在法醫沒有來之前讓我們去看一看屍身吧。」

葉達一聲不響地站起就走。當我們走上樓梯之後，他掏出一個鑰匙來，開了吉士的房門。裏面仍開着電燈——臨河的窗子裏有日光映進來，使電燈變成黯然無色。

房間是狹而且長的，放着一些古式的傢具。那是確乎像一個男人住的屋子，一些也沒有小氣模樣兒。報紙和體育雜誌散亂在書桌上，到處有烟火缸。還有高夫球桿等等東西。我注意到那床是不曾有人睡過的。

吉士臥室圖



在房間的中間，一盞舊式吊燈的下面，有一張寫字台，旁邊一張躺椅。就在那張椅子裏吉士穿着浴衣和拖鞋斜着。他的身子微微前傾，頭則稍稍後仰靠在椅背上。吊燈發出的微光映着他的臉，越發淒涼，我一看就覺得有些害怕。他的眼睛睜開得很大，似乎在臨死之前受了很大的驚嚇；還有那伸着的頭和張開的嘴唇都表示他的張惶之狀。

范思很用心地觀察着死者的形容。

「你也以為如此嗎，偵察長？」他問，仍看着死人，「吉士和珠爾臨死所看到的東西是一樣的呢？」

葉達不方便地咳嗽着。

「是的，」他承認道，「有東西使他們很恐怖呢，這是事實。」

「使他們恐怖！偵察長，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啊！這事情最大的關鍵是在張開的眼和嘴。和安德不同，吉士與珠爾都明明白白的看到那嚇他們的對象的；而這對象使他們嚇得這樣子的。」

「是的，我們除此以外不能得到什麼消息了。」葉達仍保持着他那原來的樣子。

「當然不是口頭的消息。他雖不能說話，但可以用扶杖一類的東西使他說話啊！」

「來，來，范思。回到實際上來。」麥根嚴刻地說。『你在想什麼？』

「我說我不知道呢。這太神秘了。」他俯下身去拾起一本書來，那本書恰好在死屍垂下去的手旁邊。『吉士在死前似乎是沈浸在書本裏的。』他幽幽地把書打開來。『便秘與灌腸療法。是的，吉士真是那種肚腸裏有病的人。或許有人告訴他便秘是防礙運動工作的。他無疑地在參加高而夫比賽前先去治理一下他的腸子。』

他突然變成很嚴重。

「你看這書有沒有意義，麥根？吉士正坐着看書的時候那兇手進來了。然而他並不站起來招呼。並且，他讓那兇手直立到他的面前。他簡直書都不放下，祇是安心地仍靠在椅子裏。為什麼？因為兇手是吉士的熟人——而且是信任的人！當兇手然地拿出來直指到他的胸口時，他就驚訝得來不及動了。正在那迷惑的時候，那人已放鎗，子彈到了胸口了。」

麥根慢慢地點頭，深深思攷着，而葉達則非常留心觀察着死人的形態。

「這是好的推測，」偵察長隔了一回承認道。『是的，他一定是毫不疑惑地讓那傢伙直到他前面。和珠爾一樣。』

「對啊！偵察長。兩次的行兇都差不多的。」

「可是，有一點，你忽略了。」葉達的眉毛表示困難地繃了起來。『吉士的房間昨晚一定不曾上鎖，似乎還沒上床呢，所以那人可以毫無困難地走了進去。但珠爾却已卸妝上床了，而她又是在鎖着門睡覺的。那末，你得解釋那帶着鎗的人如何進去呢？范思先生。』

「這不成問題。讓我們下一個假定，珠爾已經脫了衣裳，關了燈，上了床。後來聽見敲門聲——或許是一種熟悉的敲門聲。」

論指誤

會送

十日談自創刊號起，至第九期止，每期的末頁，刊有鉅版圖一幅，讀者如能將每期每幅的錯誤處指出，而與原作者的意見不謀而合，或比較最近的一人，即得獎金大洋一百元正，這種遊戲，名之曰：「懸賞圖畫指誤」。現在是已經結束了。據編輯室的消息，應徵者非常熱心和踴躍，故「……計先後或一次或絡續收得之函件共有二千六百八十七封之多……」，而十七期十日談編輯室的消息，將來似還有舉行的意思，並且有加以改良的說話。我覺得指誤，也就有討論一番的價值了。

有人以為懸賞圖畫指誤的所以能夠受讀者的熱烈歡迎，感覺濃厚的興味，是由于下列的理由：

(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十日談的圖畫指誤，既有大洋一百元正的正懸賞，自然不怕沒有二千六百八十七封的應徵函件了。

(二)因為是遊戲的圖畫，所以容易號召。上面兩個或人所說的理由，我認為都屬不對。



言論自由

張鴻飛作

言論自由，載在約法，各國憲法，無不維護。倘我中華，開化最早，昔有秦皇，禁書坑儒，個個喪命，過此自由，天下遂亡。今言文化，有遺統制，或以力脅，或以利誘，言論自由，光燄萬丈，天下太平，指日可期。

關於第一個理由，我覺得大洋一百元正的正懸賞，是夠不上「重賞」的資格。譬如每一位應徵的讀者，必須購買十日談九張，每張大洋一角，已須費去大洋九角，再加郵票紙張，筆墨的費用，已經超過大洋一元。以大洋一元的代價而去博大洋一百元正的正懸賞，何勿去買航空公路建設獎券？就有大洋五萬元正的希望。這可證明圖畫指誤的懸賞，並非重賞，而十日談的讀者們，也恰都是文士而非勇夫。倘然十日談的讀者們果真是勇夫，那末，早該編兵一師，出關殺日，決不致紙上談兵，長期抵抗到今天了。所以，區區百元，決非重賞之下，會有勇夫，而文士，決不為重賞而折腰，可以斷言。

關於第二個理由，我覺得遊戲這東西並不一定能夠號召人們的信仰的。十日談並不是兒童讀物，遊戲只能博得孩子們的歡喜，此不通一。十日談的讀者們都是正人君子，正人君子云：勤有功，戲無益。所以，十日談的讀者們，決不會下意識地，受遊戲的感召，此不通二。十日談的讀者們都是凡人，而十日談亦不是超人的刊物，決號召不到這許多神仙來遊戲人間，此不通三。有此三不通，遊戲的不能號召人們的信仰，可以知矣。所以，天下惟其不是遊戲的事才能號召人們的信仰，遊戲的事反會遭人們的嫌惡，其理也可明甚了。譬如：三民主義是救國的大計，會受全國國民的信仰，而反之，不抵抗主義是遊戲的名詞，並且受全國國民的唾棄嗎？再說圖畫，也覺得並無理由，中國有價值的圖畫，早已被劉大師帶赴德國，剩餘的自然都是些低能的劣作，何致受人注意，假定是高尙的絕作，早已被劉大師帶去了。所以，這理由也是不通的。

或人所舉理由之不通，已如上述。但是，懸賞圖畫指誤應徵者的衆多，却又是不可磨滅的事實。這里，應該說說我自己發明的理由來了。

我的理由是很簡單的，我以為原因不在於「懸賞」，也不在於圖畫，而就在於「指誤」的一點。以客觀環境來說：現在的世界，就是一個矛盾的世界；現在的時代，就是一個衝突的時代；現在的社會，就是一個缺陷的社會；現在的中國，就是一個破碎的中國。時間是倒行逆施，空間是雜亂無章。以主觀的條件來說：指誤就是中國民族的特性，勞苦功高的要人所定的大政策，民衆偏要「指」謬，說他「誤」國；文人搖筆作稿，你要信手寫去，官廳就要說你，不服「指」導，思想錯「誤」；軍隊向你要餉要糧，你若有半點遲慢，就派你不聽「指」揮，貽「誤」戎機；結婚時交換的飾物，你若是套上右手大姆，就說你戒「指」戴「誤」，遺笑外人。因此，要人可以指鹿為馬，人民不能指桑罵槐。反動可以「指」謬，良民不妨「誤」拘。民意代表可以「指」派，領袖出處不妨再「誤」。諸如此類，指不勝屈。



十日談畫報
市民報載
魯人于某
偷在遊戲
場失款
妓女王老
六波怪劇
，這是上
海遊人肉
市場上的
色情文化
之一瞥。

所以，十日談若是再有舉辦這類運動的時候，即便不用圖畫，不懸賞格，而只要不離開指誤的立場，題材是決不會窮的，對象是決不會消失的，我姑且信手拈一條本年一月十四日時事新報所刊的新聞，試行指誤，併錄于後，以為例子：

全國最小縣治

為甘省西和縣

面積十三方里

駐軍達五千人

本報南京十三日電 內部訊，全國最大之縣，尙未查明，最小之縣，僅查明甘肅之西和縣，位於天水之南，扼西漢水源，全面積僅十三方里，人口約五千，因為省城屏蔽，故駐軍達五千人，幾乎每人須負擔一兵之生活。

指誤

(一) 內政部是管理全國內務行政的唯一機關，若云：「全國最大之縣尙未查明。」，雖可證明中國領土廣大，縣治孔多，不若他邦彈丸小國的易于着手，但究屬有失體統，故「尙未查明」，應改，「尙未發表」，以示早已查明在案，不過尙未至發表時期，俾留體面。

(二) 「僅查明……」之「僅」字，應改「確」字，以示切實可靠，且僅字似有不滿足的意思，未免心懷怨望，跡近反動。

(三) 一位于天水之南，扼西漢水源。」，其下應註——經緯度數，因記者健忘，从略——字樣。

(四) 「省城屏蔽。」，不妥，應改，將來恐有變為國家邊防要地之一日，下接「十三方里」，究屬何國制度，欠明瞭。

(五) 「于幾每人須負擔一兵之生活」，大不妥，應改，幾于每人有一衛兵保護之。

(七) 該縣究有匪若干，未查明，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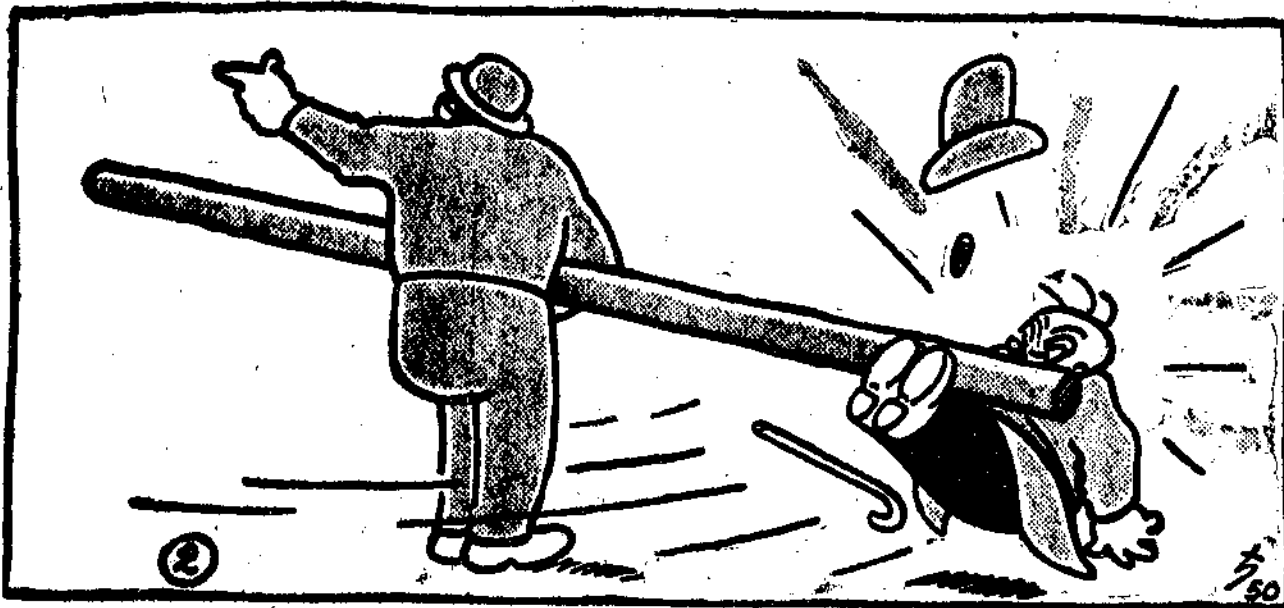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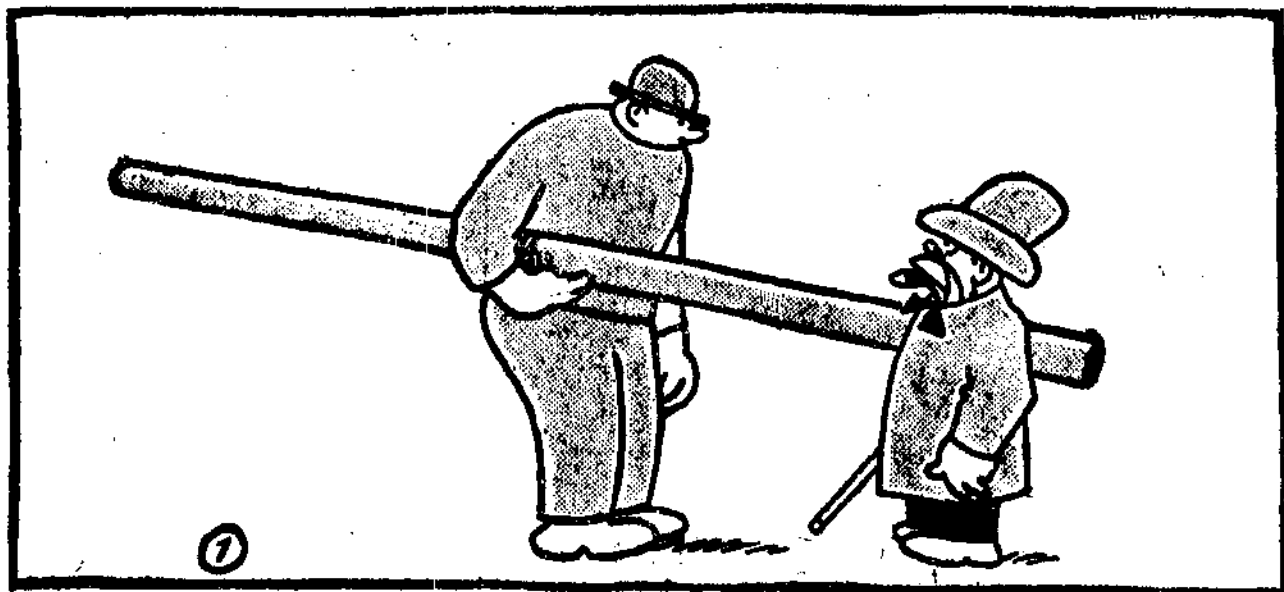
聲。她就起來，開了燈，開了門；然後仍回到床上取暖，一面和來的人談話。或許——誰知道？——那人在談話的時候還坐在床邊上的呢。然後那人突然的拿出手鎗來放了。要緊逃走，忘了關燈。這推測——我雖沒有說得十分詳細——和對於吉士的推斷差不多不會十分荒謬的吧。」

「或許像你所說的那樣，」葉達猶豫地承認着。「但爲什麼要打安德呢？那件事是在暗地裏幹的。」

「關於安德的問題呢，可惜乃舊是暗昧的，但你已經想到

安得生

瑞典漫畫名作



問道於荷木者，他是神聖的工人，他會仔細告訴你，并給一個猝不及防的注意，這是一種絕好的啓社。

問路的回答

了這重要的問題。假使你把這原委找出了呢，我認爲在我們全部的偵探中仍有許多的問題呢。」

葉達沒有回話。他站在房子的中間，用目光流覽着各樣的東西和傢具。又走到廁所去，推門開，開了裏面的燈。正當他默默地看着廁所裏的一切時客廳裏起了一陣腳聲，史納金進來了。葉達轉了出來，不等他的助手開口，就粗率地問道：

「你把足印弄成怎樣了呢？」

「都弄來了。」史納金去到偵探長前面，拿出一個大封套來。「摹起來可真不容易呢。」

編輯室

舊曆也是年底了，商界慣習的結賬期已屆，我們要不要算一算呢？我們這一個刊物，是社會的一種財產，不過，這對於社會究有多大的意義呢？這里是很有賬可算的，也就是自己檢討。有了自己檢討，才能認清目標與方向，審察所走的路是否對，這樣才不能永遠是盲目地亂動。不過這是很困難的工作，希望諸君，關於這一方面能有所示，則在我們除了反省以外，還得到忠誠的助言，更加可以明白所處地位與應取的方針了。

對於投稿諸君的幫助，是很感謝的！近來收到的稿子，大都嫌太長，長篇累牘的稿子，也不易寫的有精彩，希望有短的明白清麗的來稿。我們所要的稿子，側重於記述，而議論批評一類，則比較不甚歡迎。因爲議論大都是空話，而記述則總不能言之無物，而且我們要腳踏實地做事，自必得忠實描述觀察之所得，因之關於各地生活風尚的記述見聞觀察所得能曲曲寫來，是很歡迎的。

葉達打開封套來，抽出一個像鞋底樣的硬紙腳模來。

「這不是一個小幹子人的腳呢，」他特別說明。

「對的，」史納金解釋道。「這樣子並不是無關緊要，這不是鞋子的印子呢。這些印子是一個套鞋的腳留下的，而這套鞋顯然比那人的腳大得多。一定是從八號到十號那樣大的套鞋。」

葉達顯然很失望地點着頭。

「你可以斷定是套鞋嗎？」他似乎希望他的意見是錯誤的。

「你不能懷疑牠。有的地方那印子是很顯明的，淺的地方呢，那鞋跟很看得出來。總之，我還要請菊林來校對一下我的發現。」

史納金默默地觀察着便所的地板。

「真像這雙鞋留下的呢。」他指着鞋箱底下隨意地放着的「一雙大套鞋。然後他俯身拾起了一雙來。當他細細地端詳的時候他呻吟道。「這鞋的尺寸很相像呢。」他就從偵察長手裏拿過模子來放在套鞋上比着。恰好一樣大小，似乎是比着這套鞋做下的。」

葉達興奮了起來。

「這什麼一回事！」

麥根也走了上來。

「這一定表示，當然，昨晚吉士曾經到過什麼地方去的。」

「但這有些不合情理，先生，」葉達反對。「假使那樣晚了，他需要什麼東西呢，他一定吩咐管家去幹的。總之，那時附近的店子已全關門了，因爲那腳印顯然是十一點雪停了以後留下的。」

「並且，」史納金補充着說，「你不能斷定那足印究竟是進了屋子再出去的呢，還是出去了回到屋子裏來的，因爲我們沒法找到一個開始的腳步。」

范思是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的。

「現在，是到了最有趣味的一點了，偵察長。」他說。「我又想起利士的話了。」他又回到房間中央來留心地看着死屍。「不對的，偵察長，」他繼續說；「我不能想像吉士那樣晚會穿着套鞋出門的。我怕我們對於這腳印得另外找一個原委出來。」

「多怪，完全一樣，腳印和這雙套鞋完全是一樣的呢。」

「若使，」麥根說，「這足印不是吉士留下的呢，那末我們得假定是兇手留下的了。」

范思慢慢地拿出他的烟匣來。

「是的，」他同意着，「我想我們還是那樣假定的好。」

牌子最早

出品最好

信譽最老



地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電話九〇三五八號
九一三三一號
電報 二二二二號

上海華豐印刷鑄字所

TELGE & SCHROETER

SHANGHA

本行機器部常備各種現貨機器陳列樣子間備客選購對於印刷廠鐵工廠各項機器尤夥常駐專門工程師代客計劃各項實業工廠如蒙惠顧詢問無不詳答

上海四川路一二二號

德商泰來洋行

電話一七三〇九號

文壇登龍術 再版出售

中國連史紙精印 定價一元六角 分訂上下二冊

現已售罄

著者 人 章 克 標

特約總經理 開明書店

總代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市

分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時代圖書公司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十日談投稿簡則
一、本刊為社會大眾一般讀物，輔佐文化，宣揚藝術，批判社會，記述現狀，各項稿件，均極歡迎。
一、來稿一經刊登，酌送酬報，版權亦仍為作者所有，惟本刊有出版之優先權。
一、本刊文字，以語體為主，並須用新式標點。
來稿如係譯文，應附原文，或注明原文出處，以資查攷。
一、本刊每逢十日出版，收稿以逢三日為止如在三日以後收到者當刊入次期。
一、本稿不論文字畫除預先聲明及附足回函郵資者外，概不負保存或退還之責。
一、本刊收稿一秉大公，收稿人請勿經人介紹，以免糾葛麻煩。
一、來稿逕寄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本刊編輯部，勿寫私人姓名，以免周折延誤。
(一九三三年九月訂)

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上海平涼路平涼郵二十六號

十日談旬刊社
第十一期出版

編輯者
代發行者

十日談

人言

編輯 林語堂 全增嘏 潘光旦
同人 徒然 章克標 邵洵美
責任編輯 郭雲翼 謝雲翼 章建之

卷刊詞

大家總感到現在缺少了一種可以閱讀的周刊吧？『人言』就是想彌補這個缺點的。我們有許多話想說，大家一定都有許多話想說，因為這是一個可以令人感慨的時代。我們大家都是人，無疑地要說人說的話，所以周刊定名為『人言』。很明白地說，人言就不是鬼話。

『人言』上就是想拒絕一切鬼話的。鬼話大概有二種，其一是謊騙，所謂頭頭是道，鬼話連篇。對於現狀，不肯作正確的觀察，不敢將真相揭露出來或故意曲解現實，自欺欺人，以迎合某種人的意旨，那是粉飾太平，醉大衆的毒物。其二是陳言，對於時代沒有真正認識，只在傳統思想因襲道德之中作夢，效吉爾德之豪傑，亦只是做屍屍鬼無補實際，徒貽誤青年，那是屍毒。

『人言』在消極方面，即是要排棄這兩類的鬼話。在積極一方面，自然想對於社會的現狀有所貢獻，不過我們知道在指正與摘責之前，須有正確的認識，然後可以顯見其真相，而成為批判的基礎。枝枝節節的指摘，無補於大體，一定要探本窮源，搜尋病的癥結，病的根源，方可言之成理。今社會之病態已深矣！第一須有確定的診斷，所以觀察要忠實，而治療更重要，所以態度要誠懇。『人言』是想用誠懇的態度來估量一切社會現象的。（下略）

內容一覽

短評 以誠懇的態度淺顯的文字，對社會時事作公正的批評，每篇長五百字左右。
專著 對時事問題及學術理論，作詳細的分析與澈底的探討，每篇長一千字左右。
社會現象 筆鋒酒後之談論，街頭巷尾之新語，凡有趣味而與人生有密切關係者，在此地者作簡短之敘述。每篇長一千字左右。
時人訪問記 凡有專門學問及奮鬥歷史之時代人物，由本刊專誠訪問，作詳細之談話，由本刊專誠訪問，每篇長一千字左右。
海外珍聞 國外奇事珍聞，固足資酒後茶餘之談助，而其足以促發吾人之種種思想者，當亦不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能僅以海外奇談視之。關於國外國內大城小鎮中之人情風俗習慣，以及最近重要事件，作活潑生動之敘述，每篇長一千字左右。
雜著 隨筆小品之類，作零碎之文章，取其另有風趣也。令人讀之如飲清茶，亦足以解人生旅途之小渴。關於文學藝術戲劇遊藝之種種題材，用生動之文字敘述或批評，以促進對人生之趣味，每篇長五百字左右。
藝文閒話 凡本刊讀者，如有關於生活上疑難雜詢者，由本刊專人代為解答，如範圍較廣或性質重要者，當在本欄內作公開之討論。
讀者信箱 對一週間之國家大事，作最簡單之提要，俾讀者得藉資參考。

發行處 上海第一出版社

定價 全年五十期 連郵費一元八角
零售每份四分
國外四圓五角

人言周刊徵稿啟事

輿論是社會的公器，代表輿論的刊物，不能由特定的勢力支配。本刊草創伊始，深信惟由大衆的維護，纔能發揮刊物的真價，極願將刊物作為大衆喉舌，接受各方面之信仰意見，為之發表，以符公開之原則。編者謹以十分之誠意，接受投稿。投稿範圍（通訊處第一出版社轉交）

徵求基本定戶一萬戶

茲值『人言』發行之始，為普遍推銷廣求讀者起見，特別減低價格，舉行徵求基本定戶一萬戶，全年連郵在內，祇收大洋一元五角正，額滿為止，恕不通融。自登載廣告之日，即可定閱，幸勿失之交臂。

總發行處 第一出版社 本埠代定處 申報服務部

創刊特大號定二月十七日出版 特價八分 本期特增影寫版附刊一冊